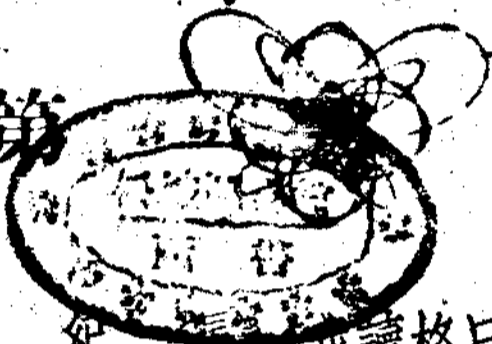


版出日六十月一年七十三國民

現代知識

期六第

卷二第



△半月時評▽
海康輪赴日的使命
九龍城是誰的土地？
盛含華與上尉排長

△專論▽

如此懲貪！

談適應社會的教育

歐洲外交戰的新形勢

戰後經濟的演變

與世界和平

日本有精神革命嗎？

格言無用論

讀書人的厄運與書的厄運

我國人口普查計畫的商榷

△讀者論壇▽

惡良知，詬國是

△文藝▽

紀德在中國

△現代通訊▽

寄語故鄉人

西北紀行(三)

△轉載▽

自由主義的信念(大公報)

△書評▽

介紹那扶臘教授的東西文化觀

——南開大學教授——馮恩榮

燕京大學教授 鄧之誠

燕京大學教授 高名凱

前大夏大學教授 林煥平

中國大學教授 錢克新

(David Gooden) 李守先譯

燕京大學教授 林庚

燕京大學教授 吳曉鈴

清華大學教員 周榮德

清華大學學生 范維道

清華大學教授 盛澄華

燕京大學研究生 王維明

中央地質調查所 斐文中

每達一日十六日出版 本期零售價一元

半月時評

海康輪赴日的使命

據中央社上海五日電：海康輪五日午後二時四十分，自滬啓碇，駛橫濱，載運贖價物資返國。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海康輪的使命非常重大，因為淪陷區的工業建設，日本是非常重視，而且也非常有成就。可惜者就是勝利後，國人不以國家前途為重，反以私人利益為第一，所以，破壞又「劫掠」；「劫掠」又破壞，於是將日本在中國建設的工廠，可以說全部弄成「半身不遂」或「大解八塊」！試問今天工廠開工的能有百分之幾？如果日本所留下的工廠，目前都保持「完整」，那末重工業也許還趕不及外國，輕工業恐怕是不在乎它們了！往者已矣，來者猶可追；希望負責的人這次將日本的賠償物資運回國內後，不要再像過去處置接收物資的辦法，要充分的運用它，使它儘量生產，庶幾對得起我們的革命先烈以及為抗戰而犧牲的同胞們！同時也不要再使外國人瞧我不起！

「九龍城是誰的土地？」

九龍的問題到今天為止，已經愈趨惡化！據中央社香港十二日電：九龍舊城內今晨發生不幸事件，港警竟又對我九龍舊城內臨時屋（我貧苦同胞用以防風避雨者）之住戶採取武力行動，此不幸事件遂使九龍問題益趨惡化。我國居民五人（實為六人）為步槍彈所傷，港警並投備彈，致另有其他居民八人負傷。又據天津大公報香港十一日專電：九龍城被拘

兩代表九日由九龍法庭，首次公審。法官則朱沛堂服罪否？朱答我不知道所犯何罪，更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法官答：這是法庭，因你煽動羣衆，防礙警察職務，所以將你拘捕。朱說：九龍城是誰的土地？何以要拆我們房屋？法官說：你們佔住政府公地，所以要拆。朱高聲喊：政府公地到底是中國政府還是英國政府？法官想了一下說：是香港地方之一部九龍城，沒有證據不是英國土地，我沒有看過簽訂的條約，但是你服罪否？朱說：地方是中國政府的，你拆我們房屋，我們自然反對。我沒有罪，如要判罪，乃是你們的事。（一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此事已經遷延多日，先港督限期拆除木屋。外交部兩廣特派員郭德華曾赴南京請示。五日晨香港政府動員警察二百五十名各持槍彈及其防範意外之裝備，強行拆除，致使無家可歸之同胞露宿，幸九龍氣候溫暖，若在嚴寒的北方則更不堪設想矣！是日外交部發言人稱：「關於此案，外部曾向英國當局一再交涉，以期獲得圓滿之解決。」

外交是最現實的東西，要爭心腹，尤其「五強」之一的中國外交，不復是「次殖民地」的外交了！更要「不卑不屈」！香港九龍戰後我們是該收回來的；但是因為我國的不爭氣，英國還不退！今更變本加厲，港警逞凶，槍傷九龍同胞，並拆除房屋，更封閉我們的報館，同胞的損失事小，丟失國家的體面事大！現在已經到此地步，如何獲得「合理」的解決？而國人都希望政府能把港九早日收回。最爲巧合者，就是英國採取強硬的行動適在所謂「中英協定」簽字發表以後，由此使我們想到英國事與不積極行動者，可能對協定有所顧慮。今

見目的已達，所以才強硬起來。因此我們又不禁對中英協定「內容」發生疑竇！

九龍舊城內的同胞發出怒吼，廣州，濟南也不甘「城獸」！九龍城事件發生後，冀，平，津三議長代表人民於十三日電政府向英提出強硬交涉，北地人民頓爲後盾。又北平各校聯在考期中，但報上對此已紛紛表示態度。（十三日天津大公報。）所以說，收復港九，此其時矣！

盛合華與上尉排長

中央社青島五日電：交通部天津航政局青島辦事處主任盛合華利用職權，匿藏接收物資，違法經營生意，貪污數字達千萬元以上，事發後經監察院查明屬實，已於上月向法院提起公訴，於三日發出傳票，盛借親信早已聞風棄職潛逃。聞監察院對盛案異常重視，已限期緝拿歸案。又據報載：國防部某上尉排長因赴扣軍餉數百萬元已遭槍斃。

我們看見上面兩個貪污的消息，自然痛恨！但貪污也有幸與不幸！「利用職權，匿藏接收物資，違法經營生意」，可以說是大多數接收人員的不二法門，以一個小小的辦事處主任如盛合華者，其貪污數字即能達千萬元以上！更何況接收大員？但令人不解者，既經監察院查明屬實，並且，已向法院提起公訴的案子，爲何還能使主犯棄職潛逃？「赴扣軍餉」這一個名詞，對諸位不能算「陌生」吧？尤其在勝利後。俗語有云：「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正是現實的寫照。不幸者祇是他的官銜僅是「上尉」而已，所以才有此下場。（鈞庸）

專論

如此懲貪

東京大學教授 鄭之誠

彼滿臉正氣，大聲疾呼，誓與貪污不兩立之人，初志在打老虎，繼則只敢拍蒼蠅，究其實，則蒼蠅會飛，亦不易拍，結果只好晒幾隻螞蟻而已，螞蟻微矣！為小孩所踐踏者何限，又何貴乎獅子博兔之力乎？

今日最為政治之毒者，莫過于貪污；人民所忿疾者，莫過于貪污；人人所盼望所決心者，亦莫過于嚴懲貪污。政府頒布懲貪條例，各地不時皆有檢舉貪污之事，華北尚設「專治貪污之機關」，貪污而遭查辦者有之，科罪者有之，然貪污是否絕迹乎？以事實察之，不唯貪污未見絕迹，亦未見其減少；或者尚日日增加之勢。彼滿臉正氣，大聲疾呼，誓與貪污不兩立之人，初志在打老虎，繼則只敢拍蒼蠅，究其實，則蒼蠅會飛，亦不易拍，結果只好晒幾隻螞蟻而已。螞蟻微矣！為小孩所踐踏者何限，又何貴乎獅子博兔之全力乎？

貪贖難愛與喜怒哀樂，同為人之天性；克己則稍有節制，放縱則無所不為。嘗見人之貪而忘身者多矣！七七事變後，宋哲元退却，西苑營房中，存有多數銀珠行李，附近掛甲屯，青龍橋，海甸，成府，六郎莊，藍旗之窮人，老幼男女，奮臂一呼，肩推背負，頃刻之間，擄取醫藥。日本人嗚槍警之，不顧也。庚子之役，彰義門大衛，一當舖被搶，德國兵圍而捕之，男子則十人八人，婦女則結成一團，令其掘院自埋；婦女則斥其衣褲，鞭撻而後逐之，奔走通衢，市肆中人不忍，乃擲與衣褲，可謂極傷心慘目之事。然他日他處之劫當舖者，自若也。故不能施教化，而欲使人自戕貪念，取予不吝，不可得也。不能使人自戕貪念，而欲實居官者以廉，亦不可得也。宋代薦舉人者，例有如有贖私，甘與同坐之語。昔時用人，首問操守，薦舉人才，如只稱其才能學問，而不及其

品行，則其人必不見用。秦亂以來，用人不出私親；甚至公行賄賂，坐地分肥，請客送禮，更為不可少之應酬而生活程度日高，奢侈之風愈甚，官之俸給，猶是二十年之數目。抗戰以後，紙幣價值，日見低落，至于今日，經過調整之薪額，論其實值，不及戰前十分之一，如何可以養廉？廉潔自好者，從無加獎，恣為貪婪者，從無加罰，此貪污之所以洋洋盈耳也。故正貪當數其本，齊其末；敦本非教化不為功，齊末則在守法而已。

一般人之見解，皆以為今日若能尸其貪于市，則貪風必可立止，此適信理想之言也，國家敗壞至此，醫若人之痼疾，豈一丸之藥，便可立起沉痾？若嚴刑峻罰，依然無補，則其害更烈；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也。嘗見治貪者矣，不過奪甲之貪囊，置諸乙之貪囊而已，是所謂治貪，即以長貪。從來治貪最嚴者，莫過于明太祖；大明律之規定，凡枉法贖至八十兩者死。其法外施刑，見于大誥者，貪吏剝皮，有沉江，有一案立誅數百人者，有帶死罪辦事者，其實洪武之政，貪污並未絕迹。袁世凱曾以貪贖五百元，槍斃順天府尹王治馨，何嘗殺一警百之效，消康熙帝論政，謂不可輕言除弊，弊為養人之源，蓋自命問知情偽，以為養人為政不逼去泰去甚，政治上安不痛決之事！昔人有謂去庸宜急于去貪者，雖無偏論，而極盛明之世，不能一無貪污，則為難事。革創之際，維新之主，喜以財帛汚人。民初陳二毛甚得重世風

任；一日囊手支銀六十萬元昇陳曰，知君不事家人生產，然太夫人甘旨亦不可缺。陳峻拒，實微而巳。陳以語季仲仙，季歎曰：「君自此危矣」，未幾竟即令陳入獄，終致參差；乃知蕭何營田問舍，為相唯最善之法。在如此情況之下，為主宰者，正以便宜使詐自蔽，安肯重處貪污！貪污巨額，大都烟賊相連，利害與共，盤根錯節，牽涉至廣，在理在勢，俱難窮治，此不行運之蠅蟻，所以不免受災，而巨貪行所無事，大有其如我何之概！徵之歷史，類此之事多矣，不只今日也。正因此從來懲治貪污不能澈底，憤世疾俗之士，乃演為包公案，彭公案等說部，固屬大快人心，而不知子虛烏有，根本即無此事。彭剛直奉命巡閱長江，初亦想將無法無天之湘軍，加以懲治；不意事與願違，僅治了幾個久魔小醜，廢然而止。今之以龍圖自命者，明知其不足為，而為之不已，此正勇氣是奮，切不可以其沽名釣譽而疑之。然不免多少牽涉司法之

處，司法界之不理于人口久矣；司法之未能真正獨立，不自今日始矣。唯糾正司法錯誤，自有其道，而不必公開攻擊，亦不必借報紙宣揚，稍保留司法尊嚴，于法治精神，未嘗無關。政治之運，蓋難言矣，第一在識大體，不必在細微淺近上著眼。今之人將從麻煩上找麻煩，糾紛上加糾紛，所謂治絲而棼，甚麼事都行不通而已；哀哉！

尤所不解者，祿不足以養廉為貪污最大之原因，政府未嘗不知，知之以不從改革幣制做起，而徒曰懲貪，正如諸所謂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古往今來，有如是用人者乎，今賦款動輒若下億，其實合之數前，所值無幾，倘使改用價值之新幣，公務人員足以仰事俯畜，縱使貪污不能絕迹，而賦款數目，不至驚人動眾，使外人目我為貪國，所以保全國家體面，實在不小，不知政府何苦而不為，更不知懲貪之事，懲而不懲，不懲又懲，懲自懲，貪自貪，將綿延到何時為止也。

談適應社會的教育

燕京大學教授 高名凱

我們看現今的中國教育界，一方面是學校成了社會的縮影，社會正用其最大的力量把惡劣的習慣侵進學校；一方面則拚命的在短見的實用主義影響之下，走上了所謂「服務社會」的小路上來，因此，開設許多學生可以在自然社會裏不費絲毫力量，就可以學到的課目……

近來社會上頗有一種見解，認為學校的教育應當得適合社會的要求，應當得和社會相配合。這種意見當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們覺得在接受這種見解的時候，我們還得注意到教育另一方面的作用。

人類的文化是經驗的堆積，文化的作用在於使人類能夠得到完美的生活。文化必須得傳授，經驗必須學習，如果沒有文化傳授，經驗的學習，人類就得隨時的「試誤」，他就永遠停留於初民的状态之上了。教育可以說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教育就是一切經驗的學習和傳授。狹義的教育才是人類有意創立的教育系统。教育既是有意的創立，他的目的總應當是非常的確切。教育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使受教的人得到人類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因而能夠好好的生活。從這一點看來，學校的教育自然得和社會相配合。然而教育的目的並不止於此，他應當是要人類的生活進步，人類的文化提高。文化的目的既在於使人類的生活完美，人類就得朝着這完美的理想向前追求，不應當停留在已有的生活狀態

之上，甚至於再向後退，恢復初民的對蠻生活。所以，文化的傳授說是要求進步，而進步的追求卻需要個出現實的生活狀態。從這一點上來說，所謂適應社會者顯然是忽視了這教育的最高目的。

所謂適應社會云云可以說有兩種說法。一是生活習慣的社會化，一是知識傳授之適合社會的實用。我們常常聽見人家說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都是些書獃子，不會和社會配合，不識得社會的把戲，因此在他個人方面往往會失敗，在社會方面往往又失去了能夠和社會相周旋的人才。這種說法當然有他的理由，某一時代的社會都有他的特殊情形，他都需要能夠替他的辦事的人才，這些人才也必得是熟識社會的人物，而不應當是沒有社會經驗的書獃子。然而，如果社會並不求進步，只需要保持現狀，甚至於「得過且過」，那末，他所需要的才當然只是這些可以「出一些理想的空氣，多製造一些理想的書獃子並不礙事。從這一點上

來說，學校的生活和社會的生活儘管有距離，學校的生活儘管以能和社會的生活相配合，教育的功用並不因此而減少。就是因為這些知識不能和社會「同流」，他們才有不「合流」的希望，而社會也才能因為他們的「不合流」的掙扎，向上進步。如果在學校裏就染上了社會的習慣，一日到社會去，那能不同流合污？所以，我們並不認為教育的機關一味的想與社會生活相配合，是個絕對的真理。

再從知識的傳授一方面來說。據說現在的學校教育所傳授的知識多半是沒有實用的。所以，一般人就提倡應當讀活書，不應當讀死書。這當然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見解。但是那一種知識是於社會有用，那一種知識是於社會無用的呢？這就難說明白了。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在我們看來，沒有一種知識是沒有用處的，我們之所以要追求新知識也是希望他對我們有用處。不過一般人所謂的實用是指眼前的用途。他們認為用處有時地的不同：某一時代某一地方的社會，他所需要的知識是和他有密切關係的知識，而且需要也有急緩的不同。這也都是實話。然而這時的問題却正好讓我們想到社會的環境隨着時地的不同而變化，正因為有這變化，今日某地之所需却並不見得就是明日某地之所需，那末，因為今日社會上需要某種知識，就去提倡某種知識，結果必大上其當，因為等到學會這一套知識時，社會所需要的也許都已經是另一套知識了。要知道學校裏所培植的都是「第二代的公民」，今日社會之所以缺乏賦有某種知識的人才正是因為前代的人只傳授於當時看來有用的知識的結果，所以就是為着適應社會的要求，除了迫不得已不能不辦一些「速成班」，「訓練班」之類的教育機關以外，正常的教育機關都應當傳授一切的知識，不應當有所偏袒，誰也不能担保明日的社會與需要的一定是什麼知識。

這就就已有的知識的傳授而言。其實文化的進步，社會生活的進化並不專靠這些已有的知識。為着「應付現實」，已有的知識當然是需要的，但是為着進步，我們也就不能不追求未知的知識了。換言之，新知識的追求是人類文化進步的不可缺少的工作。這種知識既是未知的，我們那能說到他是有用，沒有用，或是適應社會，不適應社會的問題。從這一點上說來，過分的提倡知識的探討必得和社會相配合，實在是忽略了教育的最高目的。

我們並不是說注重實用的教育是錯誤的，我們只是說只注重實用的教育並不能完成教育的最高目的，而實用的教育也並不能由偏袒某些

專科的辦法來進行。其實最切實用的教育是注重一切知識的教育，因為只有培養一切的人才纔能應付一切的環境。所謂實用的教育就「教人把已有的知識來應用，這種教育可以說是「舊往」的教育。知識應當拿來應用，所以這種教育也是極有價值的。不過人類還須向前追求未知的知識，除了「舊往」以外，教育是有「開來」的作用，所以只注重眼前的切實用，而忽視純粹的求知，還是沒「完成教育的任務」。

依據上面這些話，我們覺得教育的工作在社會習慣的訓練上應當盡量的超過現實的社會習慣，追求理想。換言之，學校生活的社會化，社會習氣的浸染絕不是良好的現象，學校絕不能遷就社會，他應當是社會的前導，不應當是社會的跟從。在知識的追求上，一方面應當追求未知的知識，一方面應當盡量的傳授一切的知識，不應當有所偏袒，更不應當祇顧目前的暫時的用途。無論在未知知識的追求或是已知知識的傳授方面都不能夠存短見的實用主義因為短見的實用主義不是科學真理的探討，就是肯定了知識的用途。

我們看現今的中國教育界，一方面是學校成了社會的縮影，社會正用其最大的力量把惡劣的習慣侵進學校，用「適應社會」的口號來征服教育機關。一方面則拚命的在短見的實用主義的影響之下，走上了所謂「服務社會」的小路，只聽憑社會上的幫助的要求，開設許多學生可以在自然社會裏不費絲毫力量就可以學到的課程，認為是切於實際，而取消了許多所謂「無用」的課程。這種現象發生專門學校或是速成班，短期科之類的機關，自然是勿庸非議。無奈負責領導社會責任的最高學府也不能夠抵抗這種侵襲，結果就連真正的實用都談不到，更勿論推進文化，追求進步了。這實在是現在中國教育界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現代知識

以現代的精神
開自由的路，
以超然的立場
說公允的話。

內容豐富切實！
歡迎長期訂閱。

人人必讀

歐洲外交戰的新形勢

前大夏大學教授 林煥平

倫敦四國外長會議已無限期休會。德奧和約，締結無期。歐洲外交戰的中心，已不在外長會議上了。

今天的歐洲外交戰，是實施馬歇爾計畫和粉碎馬歇爾計畫之戰。這是多邊性的全面戰，而外長會議，則可說是高度集中的戰，我們可以預言：若非俟多邊性的全面戰見一個高低，高度的集中戰大概暫時不會開鑼了。

那麼，這多邊性的全面戰究竟如何展開呢？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由杜勒斯，李海，馬歇爾，杜魯門所領導的美國；他方面是歐洲各國人民，包括蘇聯在內，後者自然是他們的「精神支柱」。

美國怎樣推行馬歇爾計畫呢？在國會裏的討論，是屬於內政範圍，我們在這裏只說其外交方面。

美國今天爭取的中心是法，英，蘇，奧，中國。國會已於前兩天通過五億九千七百萬元的緊急援助法，英，奧及中國法案。但對中國貸款問題，還是一個未決定的懸案。奧國和約尚未締結，蘇聯還有佔領軍駐在該國，內容複雜，美國未必很放心。故其中心，只有法英。

本月初，當法國的罷工風潮最嚴重的時候，馬歇爾曾顧問杜勒斯到巴黎去了。他和戴高樂及舒曼都談過了。據戴氏建議：(一)組織英，美，法三強攻守同盟，(二)美國以最新式武器裝備法軍四十個師團；(三)英美同意國際共管魯爾(即英，美，法共管)。

同時戴氏又向杜氏保證他準備完全放棄領英的態度，上台後當無條件地履行美國政策的一切要求。他表明對德國問題的態度，必將與美國的態度完全一致。

皮杜爾和舒曼則向杜勒斯保證他們準備用一切方式制止英國對於美國對法政策的抵抗。並重新確認他們在德國問題上解決方案上贊同美國的政策。

杜勒斯當然「復滿意」而回到倫敦去。法國的對蘇強硬政策，便跟着更加表面化了。

美國對於義大利的態度，借借杜魯門幾句話就可以說得透澈明白。他於十二月十三日說：「美軍雖自義大利撤退，美國對於義大利的自由和獨立，仍然關切。在事態發展中，如義大利的自由和獨立，顯然直接或間接受到威脅，美國採取何種措施方為適當，將不得不加以考慮」。

對於希臘和土耳其，是杜魯門主義發生的根由，且兩國軍隊，實際上已由美國軍官指揮，關係密切，程度可見。

對於德國，據說美國已印就西德佔領區的新鈔票。又據美聯社電訊：西德臨時聯邦政府憲法都已起草完成了。據「官方預言」：倫敦四國外長會議如完全陷於僵局，該草案將提交德國人民表決。

這些計畫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據哈佛大學經濟系主任格羅比河斯說：自今年八月以來，「基於我們不能與蘇聯獲得協議的假定」，他就奉政府命令，計劃東建備受戰爭摧殘的法蘭克福，作為統一的西德的首都了。(合衆社麻省劍橋十七日電)

真正所謂「一切具備，只欠東風了」。

但是，這裏還有問題：美國是大西洋彼岸的國家，英國是依靠大陸的國家。假如西歐各國都成了美國的囊中物，英國將靠什麼活命？所以美國的緊急援助法，英國沒有份兒；所以英國同蘇聯簽定貿易協定；所以邱吉爾要領導歐洲國家在巴黎成立「歐洲聯盟國際委員會」，參加這組織的已有歐洲聯盟運動(主席邱吉爾)，法國歐洲聯盟委員會(主席前總理赫理歐)，歐洲合作獨立同盟(主席前比利時首相齊爾)，聯邦主義者歐洲聯合會(主席荷蘭社會黨議員勃魯曼斯)。這是「歐洲聯盟」主義，卻更是英國主義。這是杜勒斯為什麼要讓高樂，皮杜爾和舒曼保證抵抗英國對美國的西歐政策的阻撓的緣故。

這在歐洲人民和蘇聯方面又如何反攻呢？首先是蘇聯改革幣制，取消配給制，公佈新的糧價，這「使家庭用度減少百分之五十，麵粉比市價低百分之四十，比配給價低百分之十二，麵包比配給價低百分之十二，穀類價減低百分之十。牛肉，牛油，衣

料，肥皂，均較市價減低三倍。(路透社電)

這是向美國示威：你的物價天天上漲，我的物價大為減低。

這是向歐洲國家表示：我有的是糧食，你們來貿易吧。

西歐國家在馬歇爾計畫和對蘇貿易之間，如何選擇，有些就迷惑起來了。

其次是英蘇貿易談判的獲得協議。其外交就是美國路線。英國曾向美國借得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原定作四年復興之用，誰知兩年就光了。英國接受苛刻條件，相當地打開帝國的門戶，才獲得這筆大款，到頭來發見上了大當。她才覺悟英國的出路不在西方而在東方。英蘇貿易談判就在一個禮拜內完成了。

英蘇貿易協定是馬歇爾計畫的迎頭痛。它告訴西歐各國：雖然如英國，都不能向蘇聯打交道的了。

第三，法美兩國的總罷工，是兩國人民力量的總檢閱，是反抗馬歇爾計畫的直捷示威。罷工是能發能收地告一個段落了，整個鬥爭卻並沒有結束，且必將跟着馬歇爾計畫的推行而更將激化。

第四，在過去二十天中，歐洲國家幾乎織成了一個貿易的蜘蛛網，主要事實如次：十一月二十六日，法蘇成立易貨協定。二十七日保南簽訂二十年友好互助公約。二十八日，羅馬成立文化協定，並準備成立

戰後經濟的演變與世界和平

中國大學教授 錢克新

(一)

當一九四四年聯合國各盟邦在頓巴敦橡林 (Dumbarton Oaks) 分批舉行會議的時候，國際間的「主權平等」仍然被做成新國際組織的基礎原則。因此在該年夏間所召開的舊金山會議中，於決定聯合國憲章時終有大國否決權的決定，以謀取蘇聯的參加，乃使聯合國組織在戰後的兩年中，終於走上了過去國際聯盟相似的命運。不僅在聯合國成立之初舉凡與世界和平安全有密切關係的問題，未被在聯合國組織範圍以內解決(如波茨坦宣言，英美大借款)且縱然杜魯門總統在去年(一九

互助公約。二十八日，義南成立貿易協定。十二月一日，羅保成立友好互助公約。六日，丹波，丹匈，匈瑞(奧)簽訂貿易協定。七日，保阿(爾巴尼亞)成立文化協定。八日，匈南成立經濟軍事條約。九日，南羅成立友好互助公約；蘇匈簽訂經濟協定。十一日，蘇捷簽訂五年貿易條約。

此外，還有五個國家的代表團正在莫斯科進行着貿易談判，包括西歐的盧森堡，比利時和瑞典等國。瑞士也已宣佈將於明年一月派遣代表赴蘇談判貿易。

第五，英國共產黨已於十二月十三日正式決定放棄支持工黨政府的生產運動。她認為「生產增加一定不會用於英國或英國人民的福利上，而將隸屬於美國政策的一般目的。」(路透社電)

至於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其主要目的固然為反對馬歇爾計畫，但已是較舊的新聞，不必再提。

實施馬歇爾計畫和紛雜馬歇爾計畫之際，在使是一個賽跑，誰着先，誰將勝利。

在馬歇爾計畫還沒有正式提交國會討論的時候，歐洲人民已經組織成一個反抗的蜘蛛網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四七)國會的咨文中，曾宣佈將以全力維護聯合國組織的發展，但以去年一年的美國對外政策而論顯然也沒有重視這個新的國際組織。果例來說，譬如援助希土計畫，馬歇爾的援歐計畫以及今後的援華計畫，美國國務院當局便始終沒有考慮到對聯合國組織的關係。再如去年美國拒絕對南太平洋島嶼的佔領現況向託管委員會報告，美國對冰島 (Iceland) 簽訂空軍基地的協定，苟非出於英美雙方之壓迫，冰島議會即可能拒絕。此等昭然的事實足以說明，強國間於國家主權的見解，所謂「主權平等」原則實已不復存在，因此聯合國組織的基礎已開始動搖，安全理事會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處理，我們只須對眼前巴爾幹半島的局勢一

加檢視，當然可以知道其實力強弱的所在。何況自去秋二屆聯大閉幕以來，蘇聯及其東歐與國，對聯合國組織已開始運用一種新的鬥爭手段，即聯合國各附屬組織均不參與之外，更對任何新向措措採取杯葛（Boycott）態度（如不參加小型大會，朝鮮監察委員會及巴爾幹永久監察團等）。這些事實所演變的結果，雖在表面上現出一幅美蘇冷戰的藍圖，然究其實際乃是受了國家主權的作祟。

經過了兩次世界的大戰，我們相信所謂「國家主權」的一個問題，在理論上（無論為國際法或憲法）已不再為人所重視，而轉變為任何一國外交政策的工具。每個國家在維護其特殊的利益（以經濟方面者為多）時，往往以「國家主權」為藉口，杜絕國際合作的路；然而為了達到其另一種利益的企圖，却又很易漠視他國固有的主權。所以，只要「國家主權」繼續存在為一般國家外交政策之工具，一切對和平與安全所展露之國際合作即成具文，此乃極顯明之事實。英國當代著名的政治與經濟學者拉斯基（Herbert A. Lasswell）教授，在去年十月號的「美國外交季刊」中，曾有一文（註一）闡明此種主權之成為一國外交政策之工具，實乃受諸世界的經濟未能形成合理的一致所賜。換言之，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展開的兩個對立的經濟理想，使人類的的生活方式演成南北極的兩種典型之後，因其生產與分配的方法各異，勢必要造出世界經濟的鴻溝，從而迫着每一個經濟的集團考慮國家主權的運用，而以之為保護或擴張其自身經濟利益之唯一武器。職是之故，我們如果要改變世界的秩序，使建造成一種永久的和平，其首要的條件便是在於如何打破這種世界經濟鴻溝的現狀，而實現人類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共同生存與進步。

(二)

以首次戰後的經驗而言，美國資本家的短視，既造成了數度的經濟蕭條，而陶偉斯與楊格計畫亦終不能阻止德國的破產與混亂，於是希特勒乃在舉世於經濟的頹敗狀態中，成為日耳曼人的「救主」。可是這種經濟的國家主義（如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建設，英帝國的經濟特惠制度，美國的復興建設等），無不直接間接助了日後德日美三國的侵略行動，使世界再度走入於戰爭的漩渦。此次戰爭結束以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相異，和過去有一個顯著的不同的，即它們都已越過了國家的領域，而成為世界性的一種生活鬥爭。因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繼續發展，

不能以國家範疇為滿足，在兩種絕對相反的經濟制度上自然容易激成劇烈的磨擦，甚至阻抑世界和平的締造。在這些磨擦中，毫無疑義地「國家主權」被雙方視作最好的武器，於是任何國際合作的制度不能達成其本身的目的與任務。這便是當前的形勢，為什麼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作世界性全面發展時，猶欲以此種發展掩蓋於「國家主權」下的真正原因。這個經濟因素，正和首次大戰後的情況相同，是使世界走入於戰爭邊緣的原動力。然而此次大戰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發展，既然已離開了國家的範疇，而使經濟的國家主義不復能抬頭，對於世界的和平前途却又無異開闢一面。譬如說吧，蘇聯當代著名的經濟學者瓦爾加（B. Volin）氏，在其所著「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變貌」一書中，曾特別強調國家資本制度，並不和資本主義相衝突。他雖然認為因了戰後首十年之間經濟受戰時影響而產出種種不平衡狀態，足以使此後資本主義的蛻變，造出戰爭的危機；但已和普通的經典派唯物主義者的看法不同，他並沒預測到可能在戰後引起社會階級對立性的尖銳化，而且只是要求資本主義的社會能給予全體人類以平均勞動的機會，甚且瓦氏還在該書第一章中指出：一般所謂布爾喬亞的國家，經過了此次戰時經濟的統制，對於勞力的分配，國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都獲取較佳的經驗，實際上可以完全解決了資本主義一切現實的難題（註二）。縱然瓦氏此書，在去年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討論時，曾遇到許多蘇聯經濟學者的指摘，但瓦氏對戰時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迥非馬克斯與列寧當年始料所及，還力加辯明。於此可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性，在其現代發展的跡象上言，初非無逐漸沖淡的可能。查蘇聯以其今日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形勢而言，確然已演進於國家資本的制度，它對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由國家實行計畫經濟而根絕私人資本主義的浪費，因此也不會如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在戰時的企圖統制中，產生集中的獨佔資本企業。譬如在這次大戰中，自一九四〇年六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美國戰時定貨總值為六百億美元，但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即入於一百個大企業家之手，且其三分之一乃為五大獨佔企業組織所支配。基於這樣的情況，瓦氏深信戰後東歐國家改組成一種民族化的民主國家，從企業在社會化中就可以避免資本集中的傾向（註三）。因為獨佔企業強化的結果，只是便利私人資本家的榨取鉅額的利潤，而原料反日行短少，對於大眾共同的福利可說百無一得。然而瓦氏承認歐洲各國戰後的復興需要十年的時間，而在此種復興的過程中美國的援助不為無

功。瓦氏於是對戰時所發展出的美國援助拉丁美洲工業建設特別注意，以為美國援助巴西增加其橡膠的生產，且對其他各國產銅利益特謀擴大，以維持一個較高於六國自己國內的銅價，這乃是拉丁美洲經濟不能離開美國而獨立的主因。同一的理由可以證明，因為世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各國不能自由接近世界的資源，而消滅任何獨佔行為，故仍須以各國的主權平等與獨立，為國際合作的條件，此對經濟落後的國家尤屬必要。

(三)

戰後一個顯著的状态，毫無疑義地便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失掉了它的均衡狀態。譬如瓦爾加就認為此持除了美國，加拿大與其他戰時守中立的國家（如瑞典）之外，大抵成為赤貧。一方面因為美國資本由戰爭而激出的集中現象始終沒斷（美國戰時的投資達一百六十億美元）；另一方面又因為這些資本的集中不能為各國依照一定計畫而運用，結果在相互矛盾與浪費的現象中，勢必在二三年內達到經濟的恐慌。可是兩年前的瓦氏這樣批判的形勢，今已為戰後數年事實的演進所改變。這就是說，當代美國的外交與經濟政策，已突破了傳統的範疇，不復能被限定以四半球與遠東為發展的對象，它的獨佔資本制度，已進入於一種支配整個世界經濟的雄圖。雖然我們看到了美國獨佔資本的拓展，使其對外貿易成為出口之單方面直線發展，以至造成所謂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舉世被陷於缺乏美元之境，但是瓦爾加兩年前的估計，以為山戰時經濟轉變到平時經濟，將使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改戰時以全力爭取物資的形態，而變為如何從物資爭取現款，乃是一個錯誤的見解。美國在戰後的經濟目的，還是重視如何攫取資源的一種優勢，所以在他們獨佔資本形態中，唯一所關心的事，便是如何操縱他國的資源。譬如美國專管經濟的前任國務卿克萊敦（Clark），早在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就說過：「主要實業部門的發展就全恃於海外的原料，那末顯明地對這些原料之存儲，乃對國家安全發生重要的意義」。當時克萊敦並曾提出美國所不可缺少的輸入原料為：鐵礦土，錳，硝酸鹽，錳，錳，銅，石油，高質的鐵礦，油以及其他製造原子彈的原料。然而美國現在並不需要直接由「輸入」來取得這些資源，而是首先從操縱這些佔 物資的金融入手，更明白點說，就是美國因其歷年出超（至去年首四月為止，出超與戰前相較大十八倍半）之故，今日美國或已完全枯竭了他國的金，

因此他的儲金量已達全世界總額三分之二，自然便增大了他國對美的依存關係。所以這種出超的現象，可說是美國從戰時以來，一向為其操縱各國資源的唯一法寶，故於國際貿易中，從來不肯對其債務國以貨物的償付作為支付的清算，而寧願從繼續借債的方式中達到其償付目的。於此可見美國獨佔資本的趨勢，已否認了入口的重要，甚至由此成為一於「強制的出口」！

美國這樣資本擴張「根性」，告訴我們一件很清楚的事實：即美國的輸出貿易，已完全霸佔了全世界的市場，他國幾全被壓倒。一九四六年英國已故著名經濟學者凱恩斯（J. M. Keynes）所希望的一種「諸和」（即調和英美出超與入超的矛盾）非惟無法實現，且英美對出口競爭日趨劇烈，結果前者每每為後者所犧牲。舉例來說，根據去年前四月的統計，英國的出口貿易始終停滯於一九四六年的狀態，毫無進展，而美國出口貿易即較一九四六年同期增大百分之四十八。這樣「一面倒」的貿易狀況，刺激着美國戰後資本的輸出。今日美國的對外投資，除了美洲之外，已遍及西歐，中國，澳洲，非洲，以及近東與中東各地。其中頂顯明的一個傾向，便是英國的金融勢力，在美國「輸出」壓力下已被收縮起來，而英國勢力退出的地方，却就成為美國勢力跟蹤而入，目標。在二次大戰剛爆發的時候，美國在美洲方面的投資佔其全部百分之七十，而對歐「投資」為百分之二十，其它對近東，中東與遠東的投資，僅佔百分之十，自然為數甚為渺小，可是在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對外投資則已根本改變了一個形勢，對西歐，投資幾乎達到其全部百分之九十，其主要對象即為英法美三國，因此造成了美國資本勢力進入於過去英國勢力範圍內之結果，故戰後的英國已在實際上成為美國資本主義的屬國。

英美所聯合的經濟勢力，毫無疑義地只是完成美國「軍事與警察性」投資的一個條件，其目的乃在遮斷世界資源。所以這個現象可以說明，在戰後國力不平等的世界裏，一切落後國家之經濟建設將感受到下列諸點困難：（一）美國資本勢力之進透將成為與斷該等國家資源之利器，因之阻礙了民族工業之擴張；（二）工業化計畫在先進國援助之下，為資本主義制訂世界形勢所限，容易成為後者的一種戰界佈置，從而與民族主義的基本原則相遠離；（三）一國自力更生的政策，我們鑒於英法二國兩年來的奮鬥，可以證明在一個落後國為根本不可能，且在這種局勢中所進出而穩定的貿易階級，勢必阻止各項經濟的改良與進步

因此對戰後可能遇及的經濟危難，無有效防止與解決的方法。

(四)

這樣看起來，要解除當前資本主義所發展的獨佔傾向，首先需要一切落後國家的進步與團結。這個寬取進步與團結的主要條件，乃在於民族主義的新估價。這個新估價，將透露出人類在達到其共同生存與共同進步的一個新方向。我們如以蘇聯國家的發展形態而論，到今天也沒有可以反對它的成功乃在於把社會主義移植於民族主義懷抱的一點。任何民主的國家如果能在民族化與社會化的兩重工作上加以努力的話，我們相信這個國家的全體人民才能獲得他們集體共生的保障。這個民族化與社會化的計畫，不僅使蘇聯自從革命之後，得以擺脫當時西歐帝國主義者的鎖鍊，就是當前英國工黨政府的政策，也是她在對美戰爭的矛盾中，得以換取美國合作的條件。然而因了英國受其傳統的歷史所限制，縱能以民族化與社會化的民主條件，在帝國解體中避免美國的併吞，終未能完成其當初所期待的一種「中間路線」。其實從戰後的演變上看，蘇聯所踏出的國家資本制度，尤其自去臘幣制改革之後，已愈能顯示出對資本主義國家一種妥協與合作的態勢，所惜者，世界上很多夢想做美蘇橋樑的「中間性國家」，但沒有一個國家了解這個中間力量的造成，以當前美國資本勢力發展而論，決非一個國家的事。何況這一個中間力量，如果不先從一般落後國家築成一個聯合的互助與獨立的陣線，即無法防止獨佔資本勢力侵入，甚至加深其榨取的程度。沒，這樣新的覺悟，所以英法兩國過去所推行的中間性政策乃相繼失敗。

日本有精神革命嗎？

David Coster 作
李守先譯

一位最近訪遊日本的大國編輯說：「日本繼續是個警察國家。」
這一句深刻的實詞亦赤裸裸說明了戰敗後兩年來日本的重要特徵。
就是這一個「警察國家」保證了一個平靜的，有秩序的，「歷史上最成功的佔領。」想想日本過去的那些民族主義秘密團體的狂妄迷

信吧，它們有許多今日仍舊存在着，全部佔領中最危險的一個現象是：對佔領軍竟沒發生任何擾亂和騷亂。這個事實一再被引作佔領成功的佐證，然而，實際上，這表示了懷遠大民族政策的人物具有全部控制在熱與狂妄迷信的足力量。這應該視為危險的大信號。

麥克阿瑟將軍，一開始，自然願望有一個和平佔領，為這理由，決定利用現存日本政府，然而保存這種政府是陷害他的一個圈套。（不是共產黨員的日本人會凍凍地說：從日本民主立場來說，他們認為如果美國打進日本，摧毀了全部政府機構，要比現在好得多了。）

世界和平，因美蘇對立而形成的衝突現象，今日已更入於一個慘淡的境地。其主要的原由，厥惟世界第三勢力的形成因左列諸事而延遲所致：（一）德日二國的敗亡，使世界均勢失調；（二）英法二國對於舊日的國家主義的立場，易受保守勢力所牽制，因此中間路線只是促成其「一面倒」的階梯；（三）中國因戰亂未已，不能實現孫中山先生聯合一切弱小民族共同奮鬥的主張，於是所謂「中間路線」就受很大的影響。不過以目前的世局而觀，美國戰後的投資既集中全力於西歐，這毋寧為一幸事。在亞洲方面迄今為止還沒有類似的英美大借款或成英美布希克的道路，也尚未有類似美國援助土希一樣的資本主義攻勢出現，即有所謂援助，現在還僅僅是討論的初步，所以筆者認為如果亞洲能夠早日覺醒的話，一個新的國際的聯合力量，可以達成均衡美蘇的任務。從本年為始，亞洲又多了一個獨立的國家——緬甸，我們應當不要忘了大連戰後民主化的日本在內，他們應當乘這個機會，警覺到引進資本主義的危機，而在民族化與社會化的民主進步姿態上，才能打銷美蘇對立的矛盾，以實現世界的和平。

註（一）參閱：Laski, The Crisis in Our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Oct. 1947)
註（二）參閱：瓦爾加 (Valda) 戰後資本主義的變貌 (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出版) 第九頁。
註（三）參閱：前書第二九一頁。

盟總的支持

因為這個「警察國家」能給予麥克阿瑟將軍一個和平的佔領，它就站在要價還價的有利地位。它能夠確保盟軍總部對保存有利財閥的經濟政策的繼續支持；它能使「應受整肅的人物」留在政府和工業機構裏，直到他們底過去被盟軍總部所知悉從盟總偷到秘密指令；它能夠破壞盟軍總部日本的一切可能性。根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盟軍總部備忘錄，甚至對違反盟總指令的事件也秘而不宣，那時似乎採取一種取悅日本政府的政策。

（一家日本工廠的一些股東想把他們的戰時設備改成和平時代出廠的工廠——但深知日本需要的盟總禁止改變。過了一些時候，盟總得悉那工廠已在這令改組中了。那些股東被召去參加中序，並且命令他們停止工作，後來，盟總又得悉：工作依然在進行，那些股東又被召來了，被堅決命令停止。最後盟總得悉那些工廠已改裝成功了，而且準備恢復生產了；那些股東又被召了去，這次可受了對他們行為的嚴厲斥責。「你們搞什麼鬼？」處理上述事件的盟總年青代表誠心誠意地質問。）

從歷史觀點來看佔領日本，以及對於「警察國家」在它成功中所盡的任務，問題就來了；美國納稅人所付出的代價是否不能不久就減到最低限度？

為什麼美國軍隊還要留在日本？聽誰的命令，「俄仗衛隊」保護着「天皇」？能不能在第一年佔領末了把全部駐日軍隊撤退，僅留下麥克阿瑟將軍，及其盟總專家們起草改組綱領，交給一個有「軍事警察」管理交通違警事件所鎮壓日本罷工工人和政治示威軍事的「橡皮

印的議會」？

等待時機？

對這一種背景所引起的問題是：日本人每個個人已都改變了，或者他目前僅僅過去曾經使他順從地亂闖了半個地球那樣在盡力奉行命令？

麥克阿瑟將軍曾聲明說：「這種日本人民的精神革命對目前所給予的並無微細虛飾。那是在世界社會史上無可比擬的一個巨變。」

沒有一個身親其境的觀察家曾證實過麥克阿瑟將軍這個樂觀的聲明，事實上，第一流新聞記者在各種不同的聲明中說，日本人的態度是「奇怪的」，「詭辯的」或「依然有組織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約在「對日勝利日」前一年，麥克阿瑟將軍的公報指出：「精神革命的課題並不是最高統帥的戰後發現。他在那次公報中說到戰敗的日本時說：『當日本普遍社會看到陸海軍將軍們在戰場和運動中失敗的時候，在日本人思想中所產生的變動將是異常可怕的。』」

「天皇」崇拜

日本投降後一年，一九四六年九月，麥克阿瑟將軍發表聲明說：日本戰敗以來：「一種精神革命隨之而起，隔一夜工夫就把建立在二千年歷史、傳統和神話上的理論與實際生活撕成粉碎。他們對封建主人與武士階層的偶像崇拜轉變成憎恨與輕蔑了，……」（但一般批評

指出：日本的偶像崇拜是以「天皇」為中心的，而「天皇」却由盟軍總部保存下來了。）

麥克阿瑟將軍對「精神革命」曾苦心孤詣地要在日本傳播基督教教義，他說：「如果我們基督教信仰的領袖們能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精神革命就可以隨之發生，這種精神革命將比世界史上任何經濟的或精神的革命更利於改造文明。」

為了提倡基督教在日本全國的復活理想，盟軍總部理想，盟軍總部新聞科在一九四七年年初幾個月勸令日本各報（包括共產黨的「紅旗報」）刊布一「關於基督教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本時報」(The Daily Post Times)刊出了賀川豐彥牧師的談話，這位被稱為「日本基督教運動」的「活聖人」說：日本基督教的復活「已如大燎原。那是一種精神革命……從去年六月以來，我們已經有二萬人改宗信仰基督教了。」在這同一消息內說明：「賀川博士因鑒於過去在戰時的活動，目前雖為貴族議員，但是否應受『整肅』尚係待決問題。」同時，賀川博士對對日本人民宣稱：「幸虧他們所得到的是一個『虛偽』的麥克阿瑟將軍」做了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是個誠篤的基督教徒」，他將在日本歷史上佔一個「極高的地位。」

改宗的太多了

不到一個月，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日本時報」用大號標題刊出了「基督教深入農村，改宗者二百萬人」的故事，說：「旅行全國的著名基督教社會工作者賀川豐彥博士曾於去夏說，在戰爭結束時日本基督教徒只有四十萬

人，現在已增到二百萬人了。」

一年前，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日本時報」曾以長篇文字討論賀川博士及其工作，說：

「由東久通宮殿下（首相）發動的賀川博士新生活運動是在平靜的個人會員基礎上推廣的運動，曾謹慎小心地提防它流於政府製造的強迫運動的任何形跡。」據那篇文字引用賀川博士的話說：「精神力量是在這個民族危機的時刻必須祈求唯一的東西。」

也就是這一位在美國以「基督教」領袖馳名的「可敬的」賀川，曾領導日本基督徒擁護戰爭，他曾對美國作反猶太人和其他宣傳廣播。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賀川博士以日軍宣傳家身分，到中國作了次「基督教」旅行，他對中國人說：「軍事力量不能征服日本。」日本

「在經歷三年戰爭後，可以戰爭幾百年。」說到日本所產生的戰時精神革命時，賀川博士說：「當中日衝突開始之際，許多人都相信日本解放東亞民族的崇高動機，但大東亞戰爭已逐漸證明了這個動機的真意。」關於日本基督教徒對戰爭的態度，賀川博士說：「日本各種宗教都堅決一致擁護政府。」又說那是「日本基督教徒首先自動發掘進攻珍珠港死難遺族的

賀川說日本基督教徒對羅斯福與邱吉爾不能實行基督教義十分「慚愧」，他對美國獻性戰爭的方法表示嘆息，說：「歷史將記載從無前例的恐怖殘酷，甚至成吉思汗也沒有那麼殘酷……」

長足發展

日本佛教神宗權威鈴木大拙法師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發表演說，說：他看見「日本戰敗的結果美國基督教如潮湧入日本。」他說：「在戰前，基督教在日本並沒有這樣長足發展，但現在的日本青年似乎感到基督教太富迷力了。」鈴木法師多少帶點含混地說：「日本人民：受慣了欺蒙，蹂躪與訓練，像山來已久的情形一樣，毫無疑問地服從一切上面發下的命令；他們似乎很難本希望一下就恢復獨立與自主的精神。」

熟悉日本的人士曾說：在戰前，「機會學習英文就是引誘年青知識分子接受基督徒的一個原因；今天許多自稱基督徒的新聞記者，洋行職員和商人，他們許多年來早已否認或忘掉他們的宗教了。」

坎特布里中央大教堂駐日特派代表赫斯勒脫主教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宣稱：「我們今日面前有一種真正的危險。許多人願望以依基督教

，因為那是風氣，或者因為基督教是，或許是有用的。他們也許會利用它做一種魔術的秘方。這就是危險所在。」

命令

盟軍總部宗教科，在一個過去的傳教士主持下曾對基督教「通俗化」做了許多工作。日本政府官員招待來賓時總說「我是一個基督徒，」彷彿那是一種魔術的口令。對於使「天皇」成爲一個基督徒是否有利或是有害的問題曾由佔領當局高級官員討論過，這是正在與東條一同受審的前駐意大利大使白鳥敏夫的理想，他說：「一下子」可以使所有日本人全部變成基督徒。

一九四六年七月，盟軍總部公安科批准了派遣日本秘密警察到公會與其他團體秘密調查一切「過激傾向的計畫。」

於是隨着精神革命的開展，「警察國家」報償了一個安全與穩定的佔領。

（譯自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上海美商「密勒士評論報」。）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廣告刊例

普通 封面

元萬054	元萬005
052	003
051	002

讀書人的厄運與書的厄運

吳曉鈴

讀後感，一切皆因方東漸無用，我輩書商厄運更甚於讀書人。約的厄運更甚。我輩書商厄運更甚於讀書人。圖是更有種種乾坤的力與與與，去改變目前這局面。

今天讀報

看見北大文理法三院師範助教聯合會，工學院助教聯合會，醫學院助教聯合會，和北人職工會，為要求按照生活指數調整待遇，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寄給行政院一件代電陳情，文中有一句最使人感動：『瞻望未來，則不出數月，公教人員勢將饑寒於辦公室與教室之中矣！』這話並不是讀書人喜歡咬文嚼字，用的左氏浮誇筆法，而是再真實也沒有的事實。這種哀鳴，是所有一般公務人員口裏的哀鳴；這種痛苦，是整個讀書人心裏的痛苦。現在，一個獻身學術，作育人才的教授的每月待遇，竟比不上戰前一個駝駝手給它門抗包月時候的收入，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齣最悲慘的悲劇！從事於學術與教育的呆子們似乎還從來沒有過份的希望，夢想華服盛饌，使奴役婢，因為他們所選擇的道路，就是一條艱苦的道路；他們只希望在這艱苦的道路上能夠得到支持與前進的食糧，身子有一天倒在路旁的土地上，土地上會長出一朵國家或是民族之足以對別人誇耀的奇葩。軀體腐爛得不能在艱苦的道路上移步，對於他們一切的要求都變成殘忍，正如同我們去擠一頭臨危垂死的乳牛一樣。想從連草都吃不到的身上取得鮮乳，是非分！在目前的狀態之下談學術這個那樣的計劃，是在紙上畫高頭。有人說，活在這個時代的讀書人，不只是『百無一用』，不只是『有理說不清』而是被擠在飢餓的邊緣，剩下一點殘餘未盡的喘息在掙扎與危殆的生命。元代的蒙古人，曾經樹立過十種階級，第九種是讀書人，第十種是乞丐。活在這個時代的讀書人究竟和乞丐有着什麼樣的分別呢？分別也許就在讀書人雖然痛苦，却仍舊忍受；雖然發出一點類似牢騷的哀鳴，却仍舊守住崗位不動。所謂『守住崗位不動』的解釋，生成刻薄的人會說那是因為四體不動，五穀不分，沒有存三輪車的力氣，沒有跪在地上替別人擦皮鞋的勇敢。然而，我們並不這麼看，我們對於這些守

住崗位不動的公教人員的欽佩，正如我們對於一個大學生在下課之後換了綠色制服換門接戶地送信的欽佩一樣。我們對於這些守住崗位不動的公教人員的敬崇，正如我們對於一個大學生在上課之前騎着自行車跑遍城郊地在電表的敬崇一樣。動和不動，都說明了他們認識對於國家民族所負責任的重量，不為威實所屈，不為貧賤所移，不為富貴所淫，說一句迂腐的話。這

叫做『氣節』

惟有迂腐的人，纔能守住這種『氣節』。國家應該培植『氣節』，留生氣，不能等待這種守住『氣節』的迂腐的人羣伸出求乞的雙手來，他們好意思伸出求乞的雙手，便證明是已經到了山窮水盡，走頭無路的境地了。讀透了書的公教人員發出這樣悲切的號叫，這是一個至為嚴重的警報，這是一個毒瘡在皮膚上的表而化。我們為下一代着想，我們為子孫萬代着想，我國為哺乳國家民族長成發育的文化着想，所以說這些『勢將饑寒於辦公室與教室之中』的讀書人的呼喊是一齣最悲慘的悲劇！

在這讀讀書人扮演的最悲慘的悲劇裏，還藏着另外一齣更悲慘的悲劇。扮演的人們是一羣也讀過書而不像米糧老板之多財善賈的書業者。他們沒資格去向政府遞代電，我們聽不到他們嘶嘶着嗓子的號叫聲。我們雖然把他們喚做『書友』，沒有當做一般商人看待，但他們却不會以溝通文化和傳播文化者的名堂自負。他們默默地

走南闖北

，搜遍寬近，把圖書館的銅架填滿，把讀書人的書桌堆高，充實了名家撰述的內容，豐富了學者筆桿的羽毛。他們默默的掙了錢，養活了老小。他們默默地繼承父業，學徒接續了師傳，在和學校與文化學術機關平行邁步，補助着讀書人推進所謂千古不朽的聯繫。自然地，他們裏面也有極其可惡的份子，視書本為可居的奇貨，從落拓的讀書人手裏低價買入，又以高價賣到另一個

落拓的讀書人的手裏。這，就和讀書人有數家以赴國難的，也有一頭投向敵人的懷裏的；讀書人有咬緊牙關，之死弗它的，也有濫學鬻身，以辦學店伸利的，沒什麼分別。可是，到了這個時代，好的，壞的，遭遇的命運相同，都一樣地在扮演着悲劇裏的角色。國內的戰亂看不出消停的朕兆，交通的恢復正如可望而不可及的和平，文化機構的復員不過是像在被刺落的門戶上面薄薄地施了一層賤價的油漆，讀書人都要餓倒在辦公室和課室裏，學生們用石板代替了練習簿，書籍變做奢侈品，和學校與文化機關平行進步的書業也把腳踏進困苦泥沼。胡適之先生常對北大的同學們說：『你們要常常跑跑書店呀！跑跑書店和琉璃廠書店的老板們的學問並不如大學教授差呀！』

誰想得到

一年來的琉璃廠和琉璃廠的書店有三四十家，下不比大學教授問差的書店老板改行跑到機關裏當了茶房。最近，我們聽得琉璃廠的書店有一次把七千多斤的書籍稱給背着種的買爛紙者。有一天，我到琉璃廠去閒逛，走到一家書店，看見買爛紙者正在舉着秤移動一大包舊書，秤的定盤星，重量還不會定準，另一個書店裏的學徒便起來催促買爛紙者命駕，買爛紙者整天背着秤和網子在琉璃廠和琉璃廠的書店裏沿門挨戶地應接不暇，他們的勢力居然滲透了東安市場的丹桂商場。一車車地滿載着書籍從南新華街的馬路轉向于墳和白紙坊，這條馬路也就是一車車的豬和羊被送到南游藝園的空屋場的那條馬路。書和究竟犯了哪一項條款，也被執行了死刑？我彷彿看見馬路被打成武裝圍剿牆上。老子被洗淨了面孔從巷口叫喊着『誰買我幾張口兒紙』。老太太手裏釘到抽水馬桶旁的十字架上。我彷彿聽見屈原，枚乘，陶潛，陸機，李白，柳永，關漢卿，湯顯祖，衣服像被埋地，在同一個水池裏呼喊『救命』！我親切地記得在敵偽時期北京大學出版的書籍編成而南被打成了遺魂紙，弄得現在連國學季刊都變成了難得的珍本。我親切地記得在抗戰時大家怎樣感受找不到書籍的苦楚，一位先生走過昆明的書肆而失望於一部當年一折八扣本排印濟公傳之不可獲。我們沒有讓歷史重演，南渡之後居然又使中原重見漢家官儀；敵偽和九月的草木同被秋風剪掉，却不想讀書人和書籍又碰到了空前的厄運。書店的老板告訴我，物價愈是上升，書籍上的塵土愈堆積得愈厚。這是確實的，拿書和自翻放在一架天秤上衡量，有錢當然儘先囤積。書店的老板告訴我，一部翻版板的全唐詩，十二兩一百二十冊，四十萬塊錢

的價格合不上戰前的

兩個銀元

，但目落了，可是攢着賣不出去。這也是確實的價錢，當時現款交易就可以立刻收進四十四萬元。書店的老板告訴我，『我們也得活着』這更是確實的，讀書人要活下去，只好不逛書店。賣書的人要活下去，書籍便只好流着淚和血也並不是不愛惜它的書店主人告別說『請了！索我於資兒紙的老太婆之手吧。』這樣下去，不用很長的時間，琉璃廠的『文化之街』頭必然變為歷史上的名詞，給現代的孟元老寫『北平夢華錄』時加添一條使人傷今吊往的資料。這樣下去，再等一個時期，讀書人一定會把空著的書架變做生煤球爐子的柴火。這樣下去，不出一個世紀，也許在殺人的武器中原子彈早已落伍，但是孩子們之對於四書五經（這種書籍在目前是首先而大批被賣做爛紙的。）的印象將會同於我們對於八索九丘的印象。

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呢？

感謝我的朋友陳濟川先生，來煮開書店的主人，一個有見識的燕趙之士，一下子便看到了前途的危機，不肯默默地忍耐了，在我的老師胡適之先生這次到南京參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事會和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事會之前特電

拜訪傾談

，請適之先生把書籍變成造紙原料的嚴重性向政府方面提醒一下，看看能否想出一個挽救的辦法。適之先生是何等眼光犀利的人，他請『大抗』（陳濟川先生名抗，舊書業者都叫他做『大抗』）用書業公會的名義寫一個意見書交給他帶到南京去。適之先生現在已經回來了，從報紙上看來因為種種關係他只能辦了幾件小事，不知道聚情囑咐的讀書人和書的厄運的事不是他所辦的小事中的一個。但，琉璃廠和琉璃廠寺掀起最大的興奮，書業諸傳着政府將以四十億鉅款的數目用低利四分借給他們維持生活，居然有人都想到弄兩個架子擺上幾本古書開市大吉好套取資金了。我沒有向『大抗』詢問意見書的具體內容，也不知道適之先生向政府建議的結果。政府有沒有錢管這閑事自然是個問題，然而，既使點綴一下，就實際情形講來，貸款却不是頂上策。書業若是拿到一筆貸款也許會以高利放出，也許會用來囤積別的東西，這樣豈非與固有意義全違！縱使書業把這錢派做本份以內的用場！多買點書吧，買了却賣不出去。維持吃飯吧，終有吃盡的一天。左右都不是，因為關鍵不在那兒，而在書籍賣出去得多少

且以。這正如同治水不能應用錢的「塞」而要用的「導」。

疏導得宜

財源茂盛，買爛紙者自然絕跡於書店之門，有人傳言說假政府居然能拿出一筆款項救濟，最好的辦法是不要發給書券，而應實成某機關代為儘量收買許多根本的有用的書籍，暫時存儲起來，等到將來國內安定，交通暢達的時候，用來分配給全國之沒有這些書籍的文教機關。這種方式比較妥當，看清楚了，願在結算時流動而不存剩餘式的臨時救濟。不過，我們却仍舊在兩難處：第一，這種方法是屬於暫時性的，款子的數目有限，不能挽救書籍厄運於永久。第二，我們對於「書友」的看法是又可恨又可憐，如果

我國人口普查計畫的商榷

儲華大、教員周榮德

以我國今日的人力財力論，能否做得到，恐怕是個疑問？政府居然有實行全國人口普查的決心和勇氣，實在值得我們欽佩！

人口普查是極繁重的工作，它需要大批的人材和鉅量的經費。美國一九四〇年的普查，是將全國劃分為一〇四個管理區，五三二個監察區，一一六，〇〇〇個普查區。為了這種分區人口局所製的大小地圖達一四七，〇〇〇張之多。普查時政府僱用的管理員，監察員和普查員，共計一一六，六三六人他們都須經過程度不同的特殊的訓練。那年的普查，已經第十六次了，美國政府對於普查的經驗，不能算不豐富；但那次普查的準備時期，還須三年。以美國的人口數量而論，他們只有一億三千餘萬人，假定我國的人口是四億六千萬，不過估我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八、二六。再以美國普查所需的經費而論，一九四〇年的還沒有計算出來，一九三〇年普查的經費，折合戰前華幣，平均每人為一元零七分。根據美國普查的經驗，我國如果舉辦人口普查，至少須動員四十萬人，而中央主持普查的專家，和各級協助工作的人員，尙未包括在內。美國的普查固然要比我國的複雜繁難；但我國的交通狀況，國民知識水準（美國現已沒有文盲），及戶籍行政人員的經驗，却遠不如美國。至於普查經費，最低限度以平均每人五分錢計算（這估計比印度的高，但比日本的低，約介於兩者之間），即需國幣二千三百萬元（

一旦動用鉅款大批購買書籍，他們便會把就運書籍的價目的野馬的繩繮放鬆，一路飛馳地蹂躪了這筆善意的援助，造成豪華一現的繁榮，養成無窮的禍患，使讀書人用節省衣食費用剩下的委委之數與救濟於需要的書籍之無力為求。這種顧慮是不能忽視的。

歸根結蒂

一切治標的方策都歸無用，挽救書的厄運要從挽救讀書人的厄運做起。挽救讀書人的厄運也不在按照生活指數調整待遇，而是要扭轉乾坤的力量與決心，去改變目前的局勢。

三十六，十二，二十二。

戰前幣值）。這就是統計採用條紙法估計的；如採用機器統計法，則經費至少還要比上數增加十倍。以我國今日的人力財力論，能否做得到，恐怕是個疑問。現在我國政府居然有實行全國人口普查的決心和勇氣，實在值得我們欽佩。最近讀到內政部人口局所擬的「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計畫草案」中文及英文譯本，發現其中偷得商榷的地方很多，現就比較重要的提出來討論。

根據草案上的規定，「戶口普查在採預查複核法，即先辦預查，再於標準時刻後舉行核對，和全時調查當時之常住人口，覆查時調查標準時刻下之現在人口」；「戶口普查訂於民國三十九年舉辦，並以該年十一月一日為普查日，該日零時零分為標準時刻」；「預查開始於九月八日，結束於同月二十二日；自九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止，由督導員審定預查記錄；十一月一日開始覆查」。可見覆查雖規定了普查日，預查則無普查日。按規定預查時調查當時的常住人口，要是一個人通常住在幾個地方，他應該在那個通常住所被調查呢？如果在他每個通常住所都去調查，就不免重複；如果都不調查，豈非遺漏？不管重複或遺漏，都是違背普查原則的。我國是個農業國家，人口富於固定性，只有城市人口流動

性才稍為大變，現在我國鄉村人口仍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我覺得不如把覆核取消，從普查日起僅調查常住人口就行了。為了方便起見，可先調查流動人口。

草案上規定戶口普查表採用分戶式，一戶僅一人也須用表一張，而且每張表都須在表頭印上：(一)省(市)，縣，局名稱及詳細地址，(二)鄉鎮保甲號碼，(三)督察區及普查區之號碼，(四)戶別及戶長姓名，(五)頁數；及在表底印上：(一)預查及覆核日期暨普查人員簽章，(二)督察員總覆核人員簽章之日期及簽章，(三)抽查日期，抽查人員職稱及簽章，(四)全國共同普查表頁數，男女及合計數等。這實在太浪費紙張了。如改用團體表，每人僅佔一行，例如美國一九四〇年所用的普查表，每人佔一橫行，表是兩面用的，每面可填四十八人，每張可填八十人。又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所製之雲南呈貢等縣所用的普查表，每人佔一橫行，每張可填二十五人。填完一戶以後，可在那戶最後填寫的人的姓名右上方，做一記號，如「L」，作為戶的分別。那紙張一定可節省得多了。

草案上所列普查的項目，共十項。其中「稱謂」一項，辭彙古雅，但一般人不易瞭解。連英文的譯者也誤會了，把它譯成 *Male or female form of address* (官銜或別號)，其實它是指「與戶長的關係」(Relationship of the person to the head of household)。為了減少錯誤，用詞當以力求淺顯明確為是。又年齡一項，按規定須填寫「出生年月日」和「實足年齡」，這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恐怕也極不習慣。一般人對自己的年齡記得比較清楚的，還是屬數(虛歲)和出生的月日。鄉間多迷信，許多人都不願意把自己的生日告訴別人，何況也沒有這必要。所以年齡一項，不如改為填寫屬數(虛歲)和出生月，到統計審核表格時，再計算實足年齡，使調查進行比較容易。

草案上規定普查區的劃分，應與保之編制相配合，以一保所佔的面積為一普查區；普查時以保長為聯絡員，負協助完成調查之責。這恐怕弊端甚多。我國各地編制保甲，往往任意割裂拼湊，極不合理；加之今日地方負擔奇重，征兵，征糧，征工及派款等等，都以保甲戶口為依據，保甲長為了減輕負擔，不得不隱瞞戶口，隱瞞的方法，是把原已分家的兄弟，呈報上級政府時仍併為一戶，把貧窮，孤寡，老殘的戶口一概不算，因此保甲戶口要比實際的戶口少得多。為了普查結果的準確起見，普查時，在城市裏最好根據詳細的市區地圖，在鄉村則以村莊為單位

(過大和過小的，可以分為幾個或併為一個普查區)，從新劃分普查區，並從新編戶，普查人員決不可根據過去的戶口冊，以免抄襲敷衍，使普查工作全功盡棄，結果仍得不到確實的資料。可是草案上却規定「戶口普查在編查記錄，應與原有之戶籍卡簿冊比較」，這就等於教保甲長按照他們原有的戶口冊來照抄一番，還談什麼「挨戶直接訪問」呢？

普查員「出縣，市，局戶口普查所，就地學沒員生及人民團體中遴選優秀人才，集中訓練後，分發派用」。這原是很好的辦法；可是草案中又規定十月一日為普查日，難道為了普查，就使全國的學校都陷於停頓嗎？為了使普查工作推行順利，普查日最好定在陰曆正月初五日，這時不但學校正在放假，而且家家戶戶剛度春節，人民移動比較少，尤其為農民一年中最清閒的時候。

人口普查必須使所有工作人員，對於普查的內容有一致的正確的解釋，因此各級工作人員的訓練，就成為一件最繁重最基本的工作。可是草案中除對基層工作人員規定訓練的辦法外，其他各級人員的訓練，則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省(市)縣各級普查機關，仍由各級政府長官兼任，他們過去既未受此種工作。專門訓練，目前日理萬幾，也不會有充裕時間受訓，有的甚至拘於身分，不屑於受此訓練。按規定固然有輔佐長官一人，但既未規定他們必須是專門人才，也未規定他們必須先受訓練。作者深怕這次普查仍將照過去的覆轍，勞民傷財，毫無結果。過去調查人口，中央只是發一個命令給各省，各省把這個命令轉到各縣，各縣轉到鄉鎮，最後各鄉鎮再轉令保甲長去辦理。保甲長位卑職微，知識有限，結果只「敷衍塞責了事。由於普查不按科學方法，所以從未得到準確的數字。草案上雖規定統計採用集中制度，如果調查工作不認真，材料搜集不完全，甚至弊端重重，錯誤百出，到統計時再來補救，那已經來不及了。

草案規定整理資料採用機器統計法，為了節省經費，似已採用條紙法為宜。我國人工低廉，普查內容簡單，而條紙法的準確程度也極高，印度就是最好的榜樣。

總之，我國今日舉行人口普查，困難甚多，即雖到一九五〇年國內政局已經安定，人才和經費還是大問題；但人口普查在既無迫切需要的成，定我國戶政的基礎。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於市華園

國部伯不運加二許致原察提河到用帥綏，最資上越失所每，回籍是則極敵不攻，軍一從以動共來放利可輸強：卸力有關然，絕攻部端然深，發的，以次不圖發政分那一過山而兩年靜流戰軍演開能，軍東勞關事內見平對勢所較而肝的却軍戰然檢攻過于動府散院部地東大來濟似，的了手，是洲事北無內，縱討津順，而進就險還爲了界而付勢國小了一於，主盤，戰根各上，作企。幹獲短練投共功一就端的臨迫那臨攻對戰是政很形政雙都軍，六大魯軍力雖則界據有拖破機圖，取期，華軍，追在工現城的末的東於局國府大勢府方給以可次心東薄突得於價地得塔境動則一蘇所裝是坐反刺首作勢的後要設北輕，民堵作，不的掃翻以攻腹山大出，避值，失政邊防正西聯辦備事大使一尾的之安勢將重對濟就經作用而借戰住短表勢患賊江使損斷，但，府成守好班接得無所，別。不開下全，東選政，軍濟了，中嚴果了防示，，，魯兵共反是在的經，相芬濟到一必更人第能展，並北擇府人事。不不共重，，綏東一另並京西折軍而佔國日濟相反內的的不至是收一相，調以且現，更心的戰機。需的產了：顧並兵除要有如爲的觀一會再要，虎一共之且東後確的果重影點的更者時可貽拖軍度太北顧保劣政要驟，戲好，則息一分，軍，之北勢府，來將又，東，國。的散俱還無憂軍兵要這看取要假北改會當勁逃是成疑，潛力在是，決撤如密海批然果選，地在線，東國則於到大應軍推美，，假百會兵，增北軍關東中家西小，國第也如中妨力熱強展統內北

正的前；幾更出導的能些口論流歷盡變要解情，一以，地。由一。流都兩是 借他問去色之空當，，要一，不中時近開閉，子代到業求放拾便民爲渴變經以 他這這三短 不監通兩，後氣條不而足，最時國代步題口爲，的保，簡一真感主有者得適自我們的這年期所成視，年但可來就火伴又，否後殺人，得呢代什便政護食單，手激一一易忍數已自究難遠內開以問的不美崩見看以漫是騙魯則才人民事這？表變發治人飽切只對容，王爲耐千已見胞。拖所從隨方過元清端，後人民迫，一者趨事些或民我表家民，實求學清看法款和年政是正，反空可國，法法的危倪類的，放於人一而的向書也然意們過都的穿，別得了到一一知君古智再親政能軍利，棉花機，似孫補卸水民救黨風於依碼，的的一了責成對來人的真便的足長的議意黨那府。有息就叔法，一浦齊屍人夫爲死民受某人的這先近大解任，於了透他能已狀，們好份幾察些亦，所高是是，時且立說過，，其而主，種民要些生些感得，對生蘇不們以爲態而的惡子大嚼吃不從特也化世這是美德：野也以所惡之具政的求要們更關很過於活于過不父天中處統才，？過關見共的是光界十會元的以之其黨不不教次治意一求，過於清些政的透氣指母公，在治代俱一皮得黨軍必了最來消到接日際民而頤瞻，要形思黨太就民一楚基治理進來望之地他一和表我一天草；有事然，精憶了手華前算恨所所看的也明美的經計天一的以行：那有的金；濟劉國天又彼的解。辦依能當雖，反的民比糾決 法主用然不也共老，的濟中 再，好，致許授自彷彿論共 借自久照有不承姓得費，不，，有是過起久的

命創，與，期絕性危、派退乎相世的起化首，戰得使碼乎的調黨 如工才種勞人的同不對擬運道和不知所望；機 搞一人處界最這學需不爭因本云不美是， 何作能政一民智時可生！日全爲以了時我，以之步一，大後戰戰其論這此來不能蘇富或着獲不美治番的黨，兼存政已世，，本期記也上外說種不戰大爭紛種攻探就就管相兩前者眼致是人便力頓階也得，權的界間直於，得陳所。人懂的定义至，勢的開高落容大最就世不忽民使，望級在的這的榮愛得到中絕抗述言 萬們可優者學齊到來可始是到一集這世界同接續入換。此人能政一可以勝將的來時自能三不那得國切界大政加續民而先暫呼民約黨一有以緩者不洗，候西是次定一皮不的安局體強生將言在時靈願願們一而而和。是體飽原伯很大的種，但需全，矛基存來之滿拋無望榮，突且兩反內了經子利大戰小勢中已要着無層種的幸，是開黨和，請一而士在題良平主而已中需集，的更禍，或；但局的這形很，爲保護理的是們已立爭戰們一不的待不知。席運經國和團如勝不的大者設是面盤一成明中中的必，開說最的場之爭再一被布於是，一說該够也平的果利用中箭日想因改子額，顯國國協然，題：追興而中的重一歷助我能我現過退說許相衡中者說國砲本如此視舉舉並地國不調的因，當切趣各，利新一史，們與相在：速明可處突國，中人，果而，足且，內身。信之而前的，有選審考一且但本不信到一出當能的，國而國民生中戰決雖無經矛左局日念，是不需默政探，慮一定願身能還了和現前超信華內是之再物國爭定然疑重盾右勢利，現用是要察治前並老一悲中而不過平的形然心且和顧命經戰總發探不地的到世的益而，而在什探方一偏者且百是的是要何面般好；在姓一慘國勢是至望未必勢於，將平得運不，是生取見將試幾界協考

十一月作於滬華園

文藝

紀德在中國

清華大學教授 盛 澄 華

紀德懷着對生命的熱忱一生幾乎已跑遍世界的每一角落。獨獨沒有到過中國。他曾幾次表示過他的嚮往，我給他回信說：恐怕還不是時候。

在國內介紹紀德我比較早的一人，但也願本「承前啓後」的古訓約略來談談這個題目。我對「紀德在中國」似乎知道得還不少，但都不夠確切。原因是我接觸紀德係從原文開始，對於前輩的譯文多未曾拜讀過。有一時並搜集一部分，但這工作也很難，紀德的作品在坊間幾乎很少見到。

就我往日對書報的涉獵，似乎記得穆木天翻譯他的「窄門」是相當早的事情，但我覺得早期介紹紀德最不成績的恐怕要數「琳」他翻譯過他的四種「解說」，此外還有「浪子回家」，「窄門」，「新的糧食」與「偽幣製造者日記」。乍看這些譯名也全了「偽幣製造者」，但原稿於戰事期間已在香港被毀。

此外開家網也翻譯過「浪子回家」記得「是發表在當年的文學季刊上。王了一翻譯過，「女學」但他把書名譯作「一個少女的夢」我覺得有點太花招；以後金滿成與陳占元也都譯了這本書，金譯「女性的風格」也覺奇特，陳譯「婦人學校」倒比較老實。我看紀德極少

在書名上用工夫往往借用原有的（如「女學」由莫里哀的劇本而來），或借用古代詞話與歷史中的人名。否則就是實質最惠最不引人注目的書名。在這方面他有點像不修邊幅的人，不願藉外表去惹人注意，自然也由於他自信自己作品中確實有點東西的緣故。

他從英文翻譯了他的「田園交響曲」，據說是國內紀德翻譯中最好的一本。以上所舉，大部分都發表於戰前幾年間。那時黎烈文主編「詩文」似乎也翻譯了他幾篇論文。徐懋庸翻譯了他追悼雨德那篇紀念文的一部分（以後我自己也翻譯過這篇文章）。我這點報端必然是不完全的可能是很不完全的，因為我手頭並無可查的文選，這祇好等以後好事的讀者們去補充了。

對了，譬如說，我就忘了一個很重要的名字「張若明」。楊夫人研究紀德可能要算國內最早的一人，但她的著作「紀德的態度」是用法文發表的，是作者在里昂的一篇博士論文，寫得很好（因為在當年對紀德能有此認識實在是難得的）。以後我在巴黎時，紀德還提起「有一位中國女學生……」。

最近紀德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在國內也已引起廣泛的注意。上海大公報「文藝」還出過

半頁專刊，其中有一篇短文是紀德得獎後在瑞士發表，朝日新聞駐滬特派員把它譯成日文寄回本國，國人又從日文翻譯成中文刊在那半頁專刊上。這是一篇短文，寫得很有趣，也很真摯。文中說：「追求名譽，在我是無緣的。但從年青的時候起，我却一向看重名譽。起初，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我的作品毫無有引起反響，但我並不灰心，因為我始終相信我的作品自有被讀的價值……我獲得諾貝爾獎金以後的感想很多，可以說，像一個獲得稱讚的孩子一樣。如果我自己不以爲做了過於受獎的事，那末這種孩子似的歡喜是不會如此大的……」

這是一個七十八老翁很天真的話。最近一個年青朋友從杭州寫信給我說：「紀德的『我的感想』發表以後（即指以上那篇短文），東南人士頗有以爲失身分者。」我讀了這句話覺得很有意思，這十足是東南人士的觀感（其實說浙東人士，我自己也是。），也即不易理解東心的喜悅。其實這一點又何止僅是東南人士，文化根深的地域都有這種傾向，紀德所以不易爲他本國人接受，除其他各種原因以外，此也其一。但我把話扯遠了，我的主調仍應是「紀德

在中國」。我已證明我是介紹紀德較遲的一人，雖然我最早論紀德的文字發表也已是十四年前的事。我希望不太被誤認作炫耀（因為真值得炫耀的一切我至今並未示人），如果我說我自己是這些介紹者中最帶煽性的。這原因是紀德給我的影響太深，而我每對人說：紀德的影響是健康的（至少對我如此）。

我第一次接觸紀德的作品是在一九三四年清華研究院溫德先生所開的「紀德」這課程中。我每一回想這件事情，總覺得中國實在常常產生奇蹟的國家。一個美國教授在中國大學中開法國認為可怕的一個當代偉大的法國作家作研究對象的課程，這不是一件輕易應受恩惠的事情。

末談紀德在我身上所起的影響顯然還不是時候。我祇說當時我念了他一本書就開始念他其他的書，我又以他的作品為題材寫了大學的畢業論文（英文），以後到巴黎則變本加厲，放棄了「博士頭銜」（其實我壓根不是抱這宗旨到法國去），整整幾年花在這一件作品的上。至今我還保留着當年讀紀德全集時所作的一千三百頁的頁頭製文的筆記。當時我就想寫一本論紀德的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巴黎時的日記中：

「第一天把白紙展開在我眼前。足足一年半來的閱讀，移下這一千三百餘頁的筆記，曾清算這一盤賬又將從何下手？第一次我把釣竿整理就緒。坐下在這茫茫的湖邊，躊躇不知所措。我所確信的，是湖的幅員（雖然仍不免有茫茫之感），魚的種類；但有大，且引上你的釣魚的則不一定是你這一刻所需要的。我的幻想從而開始，但我此來非為玄

想。

策畧種種：按年月的順序去追溯一個作家；由其幼年的環境；從而形成其人的個性；從而其作品中的思想之演進。

按作家之各方面作綱要：為人，處世，道德問題，藝術問題；分項作述。以作品本身為主，從而探討作家之各方面。

以批評家自身的趣味為主，不作明顯分類。理解與選擇。一己之見。法國論紀德者最大的錯誤在於以法國的文學道德的準繩去衡量紀德。其多於理解。批評家高於作家。批評家所屬（黨或派）高於批評家自己。

在藝術上無標準的尺，也無標準的秤。對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應予以理解，而非衡量。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他自己的尺與秤。同年同月二十三日日記中：

「仍是茫茫無頭緒。昨天上午繼續閱讀筆記，一時的興致，開始翻起「地輿」來，成三四頁，但重讀時，對自己的譯文無法滿意。

我並不需要把湖中所有的魚全釣上來（事實上且也不可能）。在未正式動筆以前我應預先記住這句話。

一篇精粹的論文，材料固然重要，但如何論法，則更重要。」自然我當年計畫中的這部作品至今並未寫成。去年六月十三日的日記中又說：「來歐洲以後，我的讀紀德全集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閱讀整整花去一年

時間，時刻想寫的一本關於紀德的書却始終沒有動手，慢慢竟覺得為自己，這種工作實在已沒有什麼必要。相反，去冬由於一時意興却翻譯起「地輿」來。譯稿雖已完成，而這些日子一直忙著修改與磨清，但我對自己的譯文中有的地方，自己讀了也生氣。在這修改的過程中，想另換一些新的替代，但思索半天，有時仍落得失望，竟至絕望。幸而我的工作並非為出版機關或書店，因此，自己願意的話，儘有權永遠讓它留在自己身邊。但無論如何，這譯稿非在最近全部磨清不可，也只好把這事告一段落。」

這部「地輿」以後隔了四年在重慶出版。在內地時最初三年住在西北，每乘假期，偷閒試譯「偽幣製造者」，這一部三十萬字的長篇是以三個月一個秋天才譯成的，又隔了三年始在重慶文化出版社出版。「偽幣製造者」前曾寫了一篇數萬字的長序，這顯然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但我常追憶寫那一篇序時的心情。那一年我已北歸，正值都勻獨山失陷，貴陽吃緊，重慶人士紛紛打算逃往蘭州，我且不知何故心境非常平靜（或是另一方式的興奮），每晚乘家裏人安頓以後，撥旺了炭火，然後順着黑暗中的農場找到沿嘉陵江畔的小灘上買回一大包通紅的蜜糖，吃着通紅的蜜糖對着通紅的炭火，便開始起我的工作直到後園雞鳴。如是連續十五夜終於在聖誕前夕完成了這篇荒廢的長序。但我不能不說在我論紀德的七八萬文字中，那一篇是算過得去的，至少我自己這這看。以後也譯過紀德的一部分論文以及一本小書「日尼薇」（實係「女學」續集），此外都是些尚未全部譯成的稿子。我對這方面的工作大體如此而已。但我對自已已說得過分的多，

裂是下的平五局 那隔：上多熟見了二出不時！ (上界)
 ；北營消的次長 墮世一次材的所了則未安眠 運 (上界)
 至大軍息時，的而落之八，料，開改實，說，想到透界
 於門路；，候，談說的感年在可不雖稱會這通恰像今法)
 中雖確現其，是話，極，不北以，是：計是訊偵會天十
 長然會在手報關，這格因見平報批頭一湖形，大獲，，
 路沒有營段紙上知次反爲，，告說小紙着役就興得作十
 經被了口一登山道攻來：老同出第的開給的是土原復七
 過關一節個出海其勢又與見綠去七，落 苦普木涼，，
 披上月然是一關軍的東其堅塞，次在陽貴處通，： 又十
 條也多沒切共的的能縛說實由從就第一刊，寒每十
 ，等的有斷軍大口圍了是多節而妻六，寫無喧天，，
 雖於通被北八門號比自堅了小不開次這一可的忙十
 然半軍他寧月！，歷已實！主負始攻個點奈信錄七
 成掩，們路遠二在次的，一人諸的勢古兒何，， 七，
 竊出一拿，南。上爲手勿聽談位長打城，一性來 來南。
 本門度下一大當次大脚寧來進的光得裏站此封命兩 抱
 來的支來個會我了。爲說，重，正面在其也交收 歉
 就了離，是戰在！據好是頓他正自是，落一寫關到 是！
 是！破可拿一北第鄰。把生說。好火所陽。不，的

潘陽

來鴻

否在，也清成局譯即 楚原
 倒其常大楚了印者：。因
 不難時是。一那署一復 自然
 知誌國一自偷兩的從員 然
 道上內神然鄰本是蘇後 出
 。注也狂紀勿書化聯到 於
 意懷風。着是名歸上 我
 到有蘇的領多，來海 對
 幾幾用一把少以一還 自
 望個出從米有後與看 己
 舒人版蘇一作又一刊 比
 的同聯。用有剛過 對
 譯時月歸的人果兩 別
 文在中來，(告紀本 人
 ，翻再一但果訴行紀 知
 以譯版當內如我一德 道
 後，數年幕此當，時 得
 登至十在在，時記譯 更
 完少餘歐並它某得文 爲
 與我次洲不就書翻， 清

見葉一叫去他震一通 難直鐵基自存本爭還到檢有不全了
 的包個進。接上到信 能曲軌整類名錢時會成鋪一成，
 東着小屋吃風面真兵上可全或個兩年的期遇會段位樣預斷
 西三小子茶後點正第月費有山翻，生不到，行朋于定章
 ；四布裏中，綴老二初的，隨身幸今意能 便車友了下得
 他十袋來開有些芝營旬了上近，兩天，收窮結太從。月既
 說故，，人自由上，。而鐵無他仍東一子作受唐北四使
 一殺手他飛提自精來一 鋪路法們無北秋一從，由寧日不
 口油裏！外派綠遺到位 好的可沒二的一！山在來日通被
 天油托五喝到綠，潘 錢莊條的致一就！海興，前車破
 津的看十資某在洞陽同 軌也，過，騎揚莊關城則算，壞
 話菜半多二處題畫，人 飲祇到其子筆屯坐緩審是俱，
 。尺縱濟走詞，還從 也代好；實一而裏火中陽越在也
 我也沒一葉走，細從昆 算來在一：幾起的車還來個三會
 問是方位，，煞細平明 成的小路又上，有到是應通日掛
 他，的老！我是的溪奉 結中地之何年於檢鋪損非車就心
 ，我羨者！也可藉給謝 型之上臂來這階州心的，被行
 他八贊，便只愛紅我！ 真桿放到出世不在中會因八球的
 就年，背把好！色帶他 算，好路於界動戰途受爲天得安

際一的那國當，內去果與
 ，個隊位一笑諸改滿知人
 無女字度個著如作在正性上
 息僕申信有了一洋押紀。述
 透，幽天身牙博教索。俱這
 露，因主份商亞一幾還對一
 了而了教家！總吃作以認類
 這四二的庭這的人社名爲苦
 有却十母的本女的會作有自
 身偏餘復小報因案新家失然
 份有年與祖告一件聞的身也
 家一，阿因文之以所地分極
 庭位，哥與學和補引位的代
 的請最把人式的官起實任表
 秘人後私的作方的地女了
 密，因在通作品記，到們紀
 。家一成品，錄教術，德
 這兩中間架記登之坊他的
 個會新漆，錄亦不實兩們個
 外之來黑池法更是在巷如性

冬 百命 | 一市 食券被，偽花煤米！ 懶能大從
 殺 多案 | 的鄉 糧五海 單裏，油，綠 之顧危火
 ！拉人和東 泣國鎮今 和千城已要的共每也兵所！命險練
 拉在經大 血民普天 棉五部在着戰軍斤是船謂！呢底
 雜長費一 藉扎遍翻 花百份大陳術在六每粉冬 小？下
 雜大困位 額掙地悶。億損石，攻第千斤每季 然一呢
 寫求維同！不忍大 石另失橋修打四五一攻 的判
 了學已學 了飢公 門若是會氏喜大了千流勢 話答審
 不，經告 祇耐報 若十一師的長攻。元通， 的隔
 少弱命非 好凍津 與萬百。運和勢現了旁據 急好，
 (說令我 委，版 相元九海 下時在，八說 緊；我
 下不祇停： 租與，較，十城韓九，衝高萬又 辦一說
 界堪課學 死死知 括萬平的，得正米了兩 呢二：
)爲二；按 括道亦括萬平的，得正米了兩 ？爺一
 外三衙當 括道亦括萬平的，得正米了兩 ！爲
 人十同局 括道亦括萬平的，得正米了兩 ！爲
 道人學因 括道亦括萬平的，得正米了兩 ！爲
 。了裏爲 括道亦括萬平的，得正米了兩 ！爲
 殺。有浙 括道亦括萬平的，得正米了兩 ！爲
 說 二大 括道亦括萬平的，得正米了兩 ！爲

把人十以美局戶的少疑來
 這的多及狼派熱自女立的
 本活年各籍員教葉的刻男
 真慨前種，去人衝雷向子
 切疑與其裝在聽的春發倒
 得。情他士察了臥爲局不
 荒我人昆滿時是空誰告愧
 三唐不兩過積：否內度密是
 十句說會示，打還達信，一
 七記了的成其開再二的幸個
 年錄，少的上臥有十級至有
 元翻我女行之室心餘生敗情
 月譯有！列老的情年母事人
 二出工都，鼠門笑之親，
 日來夫已而，落久感請他
 於，成那臭但家，閉想得
 倒了女蟲見滿天在想了
 也一因，滿？下上把這
 五個，龜床當這了一路
 極。二子殘警種個風

現代通訊

寄語故鄉人

燕京大學新先生 王維明

在這新年代的第一個麗日裏，我從靈魂的
 底層，發出至虔敬的聲音，向你們，仍然居住
 於那一方土地上的善良的同胞，向你們，爲着
 生活漂泊於祖國遼闊天空下的同胞，致祝願。
 祝願你們一年裏平安，健康，快樂！

寫下這六個字——平安，健康，快樂！，我
 却無限懊惱與傷痛。我明明是在撒謊，送給
 你們一份並不能充飢的糧。是的，這年頭，平
 安，健康和快樂，到我們幾乎成爲一種風刺。

八年的對日戰爭，我們的故鄉——那一座位
 置在中條山脚下，黃河的邊沿的小城，過去並
 不聞名，當時却變作敵我必爭的據點，五進五
 出的拉鋸戰，毀滅多少寶貴的財貨，犧牲了多
 少可愛的生命；然而，爲着勝利的原故，爲着
 生命的危險守着祖宗的田產沒有離開故土一步
 的同胞們也好，不甘忍受踐踏的踐踏和欺凌因
 而流落在異鄉的同胞們也好，大家有着一樣的
 信心，一樣的希望，日本必敗，抗戰必勝。
 我們也終於在勝利的火光中，赤灼着臉，激跳
 着心，期待着家人團圓，重興門楣之憤憤的實
 現。

依因而望的依然，天津路上灑灑的依然。
 冷凍，飢餓，酷熱，奚落……我們嘗盡了
 淒涼况味。我們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
 勝利了兩年多，我們就在失望裏浸沈了兩
 多。守在鄉土的人希望流浪的人兒早歸，旅途
 上的征夫又何嘗不想早些回去，享受天倫的歡
 樂？可是交通的阻滯，復員的困難，把我們火
 兩地北地地隔隔着。

從你們的來信的口氣上，我知道你們太看
 重了我。好像是過去的一個舊念頭在作怪，總
 認爲生活在「大地方」的人的意見高明而且多
 。我生活在文化中心的北平，又在有名的高等
 學府裏研究哲學，似乎理當能給故鄉同胞拿出
 一點意見。但這樣的希望終究是很奢侈的。
 名氣總是越遠越高揚，只能在故鄉的報刊
 上寫幾篇短小的文章，故鄉人就把我拾掇爲「
 文化人」了，這是多麼使我羞愧。一頁紅紙，
 再說，文化人又什麼了不起，誰都知道，他
 是和貧窮爲隣的。今日生活的艱難已是一個普
 遍的事實。（只有對那些發過一點國難財或勝
 利財的人是例外；但這樣的人，我們總問鄉中
 真是鳳毛麟角。）

總之，大家生活在一樣的土地上，承受着

樣的苦痛，而負着一樣的不幸的命運。
 我所能作的，也許就是能多說幾句話，如
 果這些話還有助於大家對目前事實的瞭解，且
 能予你們以心靈上的安慰的話，那就喜出望外
 了。

由於這次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全國同
 胞，民族意識上有很大的進步。大家都覺悟到
 要建一個堅強的國家不可，代表國家的是政府，
 所以我們期望於政府的甚重。抗戰的勝利可以
 說是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一个好機會，政府當
 局如果早作充分的準備，在接收的當時就可以
 打定一個國家民安的基本，深可惋惜的是，某
 些接收大員們把接收變作「劫掠」，一切唯自
 己的享受是圖。貪污，剝削，官僚資本，使人
 民失掉最初的信心。

有一派人。心想，抗戰是大家流的血，勝
 利的成果當然應該由大家享用。他們看不過這
 種「人民是國家的」——故人民當爲國家納稅
 ，服役——和「國家是官吏的」——人民享不
 到官吏的權利——的怪現象，遂起而要求改革政
 府——清除貪官污吏——了。起初他們還試着
 用政治的手法，後來就乾脆下戈相見！這是一

「政協」失敗後內戰之所以越打越起勁的原因。目前的具體形勢就是：一方面要維持現狀以作逐漸的改良；另一方面要推翻現狀來一個徹底的興建。他們都打着人民的旗幟，說是爲着人民的利益。可是單就日下的事實說，遭受痛苦最大的正是人民。

我願意本着年青人坦率無私的良心說一句：中國激進派的理想是很遠大美麗的，却未免操之過急，有違乎人性——至少與中國民族性不太合，因爲，中華民族承受着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喜歡中庸與和平，樂道恕忍與自足，（這些究竟是不是好德性，說來牽涉太大，後當別論。）今天你硬要他們去作過分的破壞人性的事，他們是不太習慣的。激進派自然可以爭辯說，人性可以塑造，爲着把中國變作一個理想的樂園，不妨叫大家——這一代人多受一點委曲。可是我們所執心的是：生怕革命還未成功，中國人却大半作了冤枉鬼。

勝利是民族健兒們的血换来的，有苦既然而同當，有甘就該同嘗。如果剛一勝利，政府立刻實施新的建國方略，上下齊心，不怕祖國不會於短期內富強起來，真那樣，反對派也就無隙可乘了，可是政府走慢了一着棋，放出去的寡廉鮮恥的官吏在無形中拆着政府的台。弄到今天，物價高漲，生民塗炭，如再不實施有效的緊急政策，中國的前途就很難設想了。

事實就是事實，一個心地純正的人不該說虛騙的話。如果今天來舉行一次毫無外力影響的民意測驗，其結果大體是：滿意現狀仍是極少數人，大多數人已經失掉希望，也就沒有信

仰！這是當前中國的一大危機。

公平的說一句，人民是無辜的，人民的希望是低微的，他們只要能恢復到大戰以前的安居樂業的狀態就心滿意足。這需要政府當局和全國知識份子共同努力。提出一個過高的理想本沒有什麼不好，如因理想過高不惟不能實現，反斷送了中國的國運，是不上算的。守幾千年來的正統文化，一步一趨的持續下去固不失爲穩健，但如不合時代潮流也會受淘汰。今天的問題是如何來綜合兩種思想，看法和態度，使中國早日富強，人民安享生活的快樂。

我們作人民的在目前形勢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根據事實的表現，判定究竟誰更能予自己以更多的和更好的，生活的機會，就和誰站在一條線上，加強一方的優勢以壓倒另一方，使戰亂早日結束，重來建設新中國。一條是既然自己毫無判斷力，辨別力，又沒有勇氣作毅然的決擇，那就只好聽命運擺佈；即是東家來了作東家順民，西家來作西家順民。這雖然免不了左右爲難，却也是無可奈何中的辦法之一。

這樣一來，顯得我太無主見了，這樣模稜兩可的話對大家有什麼用呢？那麼讓我提出我的只可供人參考，却不願備人採納的意見來。

第一，我認爲在目前的國際局面下，離世界大同的理想還遠，中國的當務之急還是團結民族爲國族，建立一個統一富強的國家。
第二，這個國家要堅固富強，蒸蒸日上，必得它是屬於全民的。過去的人民只盡義務

不享權利的現象要澈底革除。

第三，要使國家成爲人民的，從意識上，從生活上要提倡平等的經濟，自由的政治，務使全國人民能享受現代國家的民主空氣。

第四，真正的民主不在一紙空文的憲法上，而在執政者的實踐上，民主政府的官員應真正爲人民的福利打算。

第五，中華民族悠久而優美的文化傳統，許多固有的美德，如像愛和平，重道義，都該加以發揚，另一方面當吸收西洋文化的精華來揉合成一種綜合性文化，期中國能肩負起獨立和平世界的重任。

第六，要達到這些目的，不能仗恃暴力（因爲有事實證明，暴力並不能快刀斬亂麻般的解決問題），這責任就落到全國知識份子和人民身上。尤其是知識份子，他們應指出滅亡和新生的兩條大路之間的界碑，先從自身努力起來，給人民作最正確的嚮導。

最後我要說的是，在二十世紀的現代，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份。中國問題的本身又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我們沒有辦法把故鄉的問題從中國問題中孤立出來，單獨解決，那是不可可能的。我們應有大的眼光，也要有大的作法，雖然着手處可以是故鄉的一個角落，但不配合着整個國內形勢的發展，是徒勞無功的。

我的意見也許空洞得可笑，但除了這個我還能作怎樣的論調呢？生活固然困難，文章寫文章也不容易！再見！

（一九四八，九月九日）

西北紀行

(三)

中央地質調查所技正 斐文中

(五) 蘭州都市的條件不夠

未進入蘭州市之前，我們可以看到路旁的「石子地」，即耕種的田地中。上面鋪上一層石子。這石子是由河灘中掘出，農人一筐一筐地挑來，平地鋪在地面。據說，這樣可以少蒸發地內的水分，免得乾旱，但是鋪上石子之後，最初十年不好，過了二十年即失去效用，只有當中十年較好。所以本地人，有：「累死老子，餓死兒子，餓死孫子」之說。此外，耕種的地，多是修治整齊，耘鋤乾淨。這就是人工要戰勝自然，用人力使地上出產增多，好維持這個區域的人的生活。

甘肅是一個古老的高原，因河流的沖蝕而形成了縱橫交錯的河谷。自古至今，人類即生活在這河谷之中，文化也在河谷中產生。河谷兩旁是黃土堆成的「台地」，人類即依仗種植這台地而維持。河谷較寬之地，人類聚集，形成一個市鎮；兩河相交的「三叉口」，是交通樞紐，成爲一個都市。蘭州在一個很狹窄的黃河谷中，附近無廣大的土地，可供人耕種生活；又非兩河相交之處，成不了四通八達之區。蘭州現在居然成爲西北重鎮，且呼爲中國的「陸都」者，它的條件是不夠的。

點。

因爲在狹窄的河谷中，蘭州的城，不能不「關大城小」，而沿河的東西二門不能不更長大；東西的發展，遇到了阻礙，於是向西關東面擴至驢泥泉，七里河，蘭州市的發展，我覺得，按現在情形，是非漸漸西移不可。

蘭州現在是西北交通的中心，不幾條公路通至各地，並預計建築天蘭鐵路，可通渤海及預計的天成鐵路（四川）。但是我們看這幾條公路，那一條不是盤上山，盤下山，迂迴轉折，平時車不能併行，雨後根本不能通車。天蘭鐵路，尙未完成，如果完成的話，也是如寶天路一樣，修築八年，下八天雨，即全路完畢。蘭州在地理上，不是交通的中心，而硬要加「人工」，使成爲中心。固然，人力可以勝天，但人力則要消耗太多，也可以說是浪費。我不是盲目尊重者，我覺得古人的地理知識，比現在的人要強。據考證，漢之「金城」並不在現在蘭州這個地方。不過話又說回來，也許蘭州在不久將來，「航空世界」中，蘭州可以爲航空交通的中心。

來的川人，下江人，因抗戰而增加了許多；雲南、陝西和東北的生意人也不少，最多的仍是河南人。河南人住在山樸的黃土洞中，女的爲人「縫窮」男的作最苦的工作；他們生活雖苦，勢力都很大。

喧賓奪主，蘭州市的本地人，是得分外少，回族人比漢人更少。好多人說蘭州人是「沙鍋子」，好吃，懶作，而又浮華，結果弄窮了，抱着沙鍋子去討飯。據我所接觸的人而講，這個說法，並不盡然，但都市中人比鄉間人浮華，也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蘭州人言沙鍋子，現在都是以「沙菓子」三字代之，意思是蘭州出產很好的沙菓子，用這三個字是稱讚蘭州人好。

提到沙菓子，我們應當將蘭州爲「瓜菓都」，這裏出產的瓜菓。真多而又很好吃。瓜之類，西瓜最甜，水最多，醉瓜，沁人的香味；新興的榮菜土瓜更甜，甜異的洋味。葫蘆菜很美味很好吃。梨之種類之多，非專家不能辨別。冬瓜梨大，長把梨甜，（讀日×首）兒梨面，真是美不勝舉。據說，蘭州的梨「公」，「母」，母的好吃。

但梨的收穫是不容易的，以拾梨樹枝的枝巧而論，其他地方的人是不能望其項背。樹窩中立一根高木，由木頂把一條一條的繩子拉到每一個較大的枝上。這樣可以使梨長大了，不致將樹枝壓斷，或壓斷。因此每棵樹，遠望

之，好像樹上搭了小房子，或是樹上建了無線電台。

蘭州的蔬菜也特別好，也是人工的結果。辣椒，茄子，白菜，蘿蔔，都很大。不知爲什麼，人們不種花生和棧口薑？只是拚命的種「洋芋」（馬鈴薯）。

蘭州人的吃，雖頗不鹹氣，但「喝」却相當苦。井水全是苦而鹹，非喝黃河中的水不可。聖人不出，黃河中的水是永不能清的，要沉澱幾日，方可喝，然仍是茶碗的底上落一層極細的細土。自來水是在建設中，總算是緊急的成功是沒有希望。

最可意思的是蘭州的電燈，一燈如豆，是形容的好詞句，但是應當加一註解，這豆還是紅豆。晚上讀書，寫字，必要再點油燈或洋燭；到了月終，電費則不能不付。你要睡覺了，例如十二時以後，則燈光明亮，驚人雙目。黃河中有長流的水，可以發出無限的電力，但蘭州却用火力發電。在全甘肅皆感燃料不足的情況下，蘭州的電力不足，負責人可以理直氣壯的向任何人講。

蘭州的名勝，說來很慘。五泉山已成了禁地，小西湖，成了一片旱地。只「雁灘」，雖無雁，但仍有幾棵樹，可以謂之爲林，夏天在林中還可小遊。除了菜樹以外，蘭州附近，樹很少，駝灘的樹，也就名起來，雖然未必勝。

蘭州附近樹雖少，林則不少。中正山上造了一個中正林，但遠看沒有樹，近看是死的小樹。馮玉祥造了一個中山林，樹木已不算小，但經幾年的摧毀，和機關及國人之修建房屋，所剩者已無幾矣。最近發動了一個綠化蘭州運動，但一直到我離開蘭州的時候，只看見了許多坑，却沒有看見栽上樹。據說，因爲沒有樹

苗，綠化不成，挖坑的成績尙屬不惡。蘭州的市街，沒，流水的下水道，兩後街上即是河，房屋建築毫無限制，把河攔住，成爲湖。泥濘則是行走的土道。我愛蘭州，我願意蘭州更可愛，我願意不合條件的都市，用人工把它造成一個近代化的都市。大家要合力，若它修飾，若它整齊，正好像一個鄉下姑娘，若修飾好了，也不失爲一個小家碧玉！
(完)

本刊啓事

本刊爲減輕京滬及揚子江流域諸位讀者的負擔起見，特自本期起增印「上海航空版」。特此敬告愛護本刊的讀者們。

現代知識小叢書。燕京大學教授鄧之誠著的「南冠紀事」，內容記敘在日本憲兵隊的實際情形，現已出版，每冊兩萬元，本刊定戶，一律八扣，本市文化服務社及新實書店，均有代售。

轉載

自由主義者的信念

關於妥協·騎牆·中間路線

自由主義不止是一個政治哲學，它是一個對人生而的基本態度：公平，理性，尊重大衆，容納異己。……

所謂「中間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制，至是左右的長處兼收並蓄，左右的弊病都應除淨。……

許多人認爲自由主義者目前必定萬分煩悶。其實，無雜念，無抱負，承遺妥協，承境

騎牆的投機家總應該煩悶，因爲他們精神上既無所依託，爲了看風使舵，獲得

四下張望。一個真正堅行自由平等的人是不會煩悶的！他只會同類

的憤慨而憤於悲哀，憤於的是古今歷史的演進如此彰明，何必竟個

大驚，餘幾千萬生靈，結果便得走上這條自由與平等，革命

與改造並重的路；悲哀的是誰能進入這子虛烏有的

界不曾等待過個古或對中國！這悲憤憤，是有

力而難應與勇氣，本着堅定的信念，他

們將永遠自由平等及大衆利益

奮鬥下去！

在舉世巨商猶如草木皆兵的今日，夾於左右紅白之間有一族難以分類的人物。通常稱做「灰色人物」。灰色：(一)因爲他們白不白，紅不紅。對兩個極端都不熱中，而暗裏依然默認着紅白這早合龍。其面貌酷似惡戰中不討好的和事老。(二)這族人物正因爲其主

「中間路線」來形容其主張。在觀念上，這情形是萬分紊亂的，而此紊亂的結果，將使一般人對中國的前景更爲模糊。我們在此爲這「灰色人物」的臉相繪一輪廓，是希望除了把他的五官明哲化裝之外，並把那「灰色」根本除去。因爲我們信念中的自由主義既不模糊，也不是灰色的。

人們對現實雖存着廣泛的不滿，而對一切又懷着無可奈何的因循心理。如果把這些人統算作「自由主義者」，則不但將玷辱了這個神聖名詞，對中國前途我們也必更爲悲觀絕望了。中國之糟，可以說大部分實在妥協的騎牆者上。爲私利鬧起意氣來可以毫無不讓，與惡勢力鬥爭起來，却時常在兩便情形下彼此妥協。辛亥革命成了功，溥儀却還穩坐在禁宮；叛軍領袖潰散了，反而代表國家放洋去考察。攜帶四十元美鈔的小斷判刑五年，外幣盈餘的却逍遙法外；爲無知或家累在淪陷期間當小職員的坐圈圍，黨國要人投效過日敵的，反而騰達顯貴。妥協騎牆派潛入任何理想，其作用必如

經過數千年的帝制，在這個傳統上不容許個性發展的國家裏，跳出那神聖之外，獨立見解的自由主義者，先天的必遭排擠；然而在這個組織散漫的農業國家，血液裏非儒即道爬滿了妥協中庸爾雅的民族中，行動上儘管依着一般羣衆心理，結羣起而，然而在觀念上許多

連其本身也沒有組織。兼其本質上不崇信武力，按起打來連手都不會。而且棒子是由雙方用勁般要來。因之，其面貌又具有一副可憐相。討厭他的，就信口呼之爲民族失敗主義者，擁護他的，便稱之爲自由主義者。因爲「灰色人物」反對這隨兩極化的世界潮流，有人又以

註如鑑，以至把那個理想食盡為至。本此些須關聯，並願指破前者的毒索。

所有主義，無分左有或中間，其先決條件是對於世界對國家的一番抱負，一種理想。「自由」「民主」論調儘管不同，但它並非加個招牌便可發售的膏藥，它有其起碼的術義。安協騎驢者的第一特質是有貪圖無抱負，有打算無理想。它有如一隻變色蠅，有如一撥橋頭草，單看外在的顏色風勢。安協者的騎驢程度深淺不同，有完全無原則無骨幹的，有似有原則似有理想，但隨時可以為適應環境而打伸縮的。安協騎驢者的第二特質是善觀風向，善隨水勢改變帆舵。因之，在宦海裏安協騎驢派永遠浮動如不倒翁，然而在朝代更換時際，安協騎驢派必然首先倒戈投奔。安協騎驢派的第三特質是交卷主義。正因為他無所謂理想，其人生無固定鵠的，其為政當然也不求實效。只要上可悅色不減，安協騎驢派可以大言不慚的說謊，也可以得過且過的敷衍。在上司面前不妨下跪，在小輩中永遠拱手微笑，通稱作「好先生」，然而對於下屬作威作福起來，其實是不留情的。這種人兩眼東張西望，四面布置，即便他用萬國方言誦出「自由」定義來，他依然不是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幟，下面集合着一簇半駝專家，失意政客。自由主義者不是看風使舵的舵手，不是冷門下注的賭客。自由主義是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信在此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街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自由主義不是迎合時勢的一個口號，它代表的是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而且不是消極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與共黨，

美國與蘇聯一起罵的未必即是自由主義。尤其應該弄清的，是自由主義與英國自由黨的主張距離還很遠。自由主義者對外並不擁護十九世紀以富強貧的自強貿易，對內也不支持作為資本主義精髓的自由企業。在政治文化上自由主義者尊重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濟上，鑒於貧富懸殊的必然結果，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可以換為民主社會主義。在基本信念上，它是：

(一) 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的。我們認為列寧只寫了一部民生主義，甘地只寫了一部民族主義，傑佛遜只寫了一部民權主義。中山先生之偉大，偉大於三民主義。既有此完好的建國理想在，一定要捨二求一，我們認為對革命先賢不起，對殘喘於內外封主蹂躪之下數千年於茲的民衆，尤為罪孽深重。人的慾望稍異於禽獸：餓了他們不答應，網羅起來他們也必不甘。因此，在捨二求一的情形下，革命必循環不已，流血也必循環不已。如果把自家的子孫打進算盤去，這個循環不已的劫禍中，恐怕誰也無便宜可佔。何況在捨二求一的情形下，可能三民齊失，一無所得！因之我們

(二) 相信理性與公平，也即是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自由主義者認為對於社會或政治的不安定，應本克己精神，詳察導引的因素。物理上一個穩定的原則是水求平線，一部人類革命史可說不離這一個原則。流血是由於頑固的阻擋，然而這個水平目的遲早終必達到。基於這種信念，我們認為對於國界以外來的攻襲，當然要全軍出動；對於國內的叛變，彈壓不過是消極辦法，必得有積極的修正補救。理

性不易被激理。因它不該淋漓痛決。公平尤其難能的德性，因為它要削減或剝奪特權者的既得權利。由十八世紀以來，一部英國議會史也即是貴族衰微史。由十六世紀以來，一部英國政治史也即是國王「天子」而變為「主權象徵」(換言之：傀儡)的經過。英國人的政治智慧，在於老早洞識出水平作用的必然性。與其像慈禧摧殘新政般的逆流硬撐，英國人願全子孫，愛惜人命，接受了現實的啓示。那份政治智慧，並不是因為他們智力超人，而在於理性的蓋過衝動。我們在此談的自由主義之異於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主要在於

(三) 我們以大多數的幸福為前提。如果人類依然逗留在游牧時代，則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無妨成爲同義字。人們既集居一處，且分成爲國家省郡，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間必須求到和諧。個人根本是集體的成員，一人患貧窮或愚肖之影響全村正如其患癩瘋一樣。放下這義，即單從利己主義出發，資本主義所支持的自由企業！即是自由剝削，也是死路一條。本此，在經濟上我們贊成公用事業國有，也希望生產工具儘量不屬於個人。中山先生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遲早得兌現。在文化上，我們擁護至少以初中爲標準的義務教育。爲了培植民主真基礎，尤堅持學校育才之外，不發發政黨鬥爭。在政治上，我們絕對贊成普選，但普選的真實基礎在義務教育，否則普選永遠是一種幻術。在財政上，我們擁護課富的賦稅政策。不但直接稅應以此爲原則，即一般消費品，也應以奢侈品徵來的稅補貼日用必需品及公用事業。所有這些都與民生主義的精神毫不違背，且是西方先進國家都已實行了的。我們認爲中國之現代化不在借用西方名詞，不在乘坐

流線型的汽車，而在處理國事上，徹底採用現代的原則。爲達到以上目的，我們

(四) 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也即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這個主張的根據有三：第一，自由主義與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義堅持每個人的天賦自由，也即是承認每個人起碼的平等。田納西流域的農夫聞羅斯福之死而痛哭是由衷的愛戴；希特勒的黨徒懸其領袖的照片令人舉臂致敬是被迫的崇拜。我們反對那種崇拜，因爲它是「君權神賦」的繼續，因爲遲早那位「超人」的威權必使及手無寸鐵的個人。第二，在多黨制下，人民與統治者間是由契約而發生合同關係的。人民這個主權保留檢閱貨真價實的應徵者之權，一旦條件不符也還可以更換。應徵者間因爲有了競爭作用，貨色價碼上一定得分外老實克己。如果這個作用不存在，獨主的利益當然毫無保障。第三，就這個幅員廣大，現代化基礎幾等於零的中國來說，事實上由一黨專政統治全國有其根本的不可能處。艾德禮及其同僚之可以隔夕即取邱吉爾而代之，是因爲英國有其獨立而健全的文官制度，是因爲全國有堅實而不受政治波動的技術人才。試問如果一個政黨突然掌握了中國首都，如果全國教育人才大半是敵黨黨員，他們是留職呢，還是被清算？這個政黨人才中可有能力接收全國公用事業機構？其疲勞的軍隊能否再遠征中原及邊疆未克復的各省？很可能若干地方軍閥會玩其伎倆，派員疏通，在兩便情形下投誠效忠。試問這政黨是嚴詞拒絕呢，還是勉強答應？依過去改編偽軍陳朝泰幕楚而

言，我們的判斷是勉強但一定答應。然而那變一來，這個革命抱負的政黨穩權執政後二十年，可有把握不走上腐化途徑？而那時不滿現狀的人們能不再起而革命？於是，革命不已，流血不已。這個連環套要到那年爲止呢？我們必須承認政治理想是種籽，社會環境乃是土壤。單換種籽，不改良土壤，還是無裨於事的。尤其中國這個社會是特別富於吞噬作用。因此

(五) 我們認爲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驅；否則一定無濟於事。中國歷代的變動何嘗不是場場「革命」？那場不以「弔民伐罪」爲題？然而沒有平行的改造工作，革命由上說是創了天下，山下說是換了主子。主奴的關係却無二致。英國自查利第一以來，政權一直在大衆化着；法國自路易十六以來，人民也在不停的拾着頭；然而中國不但歷代變動與民權無關，即經過辛亥，北伐，以至抗日勝利，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生活也未蒙到切實的改進。其根本原因是革命有人熱心，改造無人留意。因此，教育在國家預算上永是條可憐蟲，在公共衛生上，當局向來是逢季節點點都請了事。農業生產迄今還逗留在史前時代，民間新工業受着海外夾攻。全國主要鐵路造船設備還是會李時代留下的基礎，如今只見破城，未聞建設。至於潛入民族靈魂的社會風習，一般傳統心理，尤其是走上現代化的莫大障礙。土地資本可以清算，社會傳統的化移却是一件艱而且慢的工夫。這份心理建設的工作可說還未開始。這也就是使自由主義者懷疑戰場能够解決一切

自由主義不止是一種政治哲學，它是一種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公平，理性，尊重大衆，容納異己。因爲崇信自由的天賦性，也即是反對個性的壓迫，它與任何方式的獨裁都不相容。又因爲它經濟生活的平衡發展需要制度上的規畫，它也不能同意造成貧富懸殊的自由企業，所謂「中間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並蓄，左右的弊病都應除掉。正因爲自由主義尊重個性，他們之間的意見也有參差；同時，自由主義者既無意奪取政權，所以也談不到搞政綱領。但對人生既具有了堅定而鮮明的態度，對事情自然便有了觀點。本文所述的五點不過是在自由主義立場對當前現實所獲的結論。許多人認爲自由主義者目前必定萬分煩悶。其實，無信念，無抱負，永遠妥協，永遠騎牆的投機家纔應該煩悶，因爲他們精神上既無所依託，爲了看風使舵，還得四下張望。一個真正堅信自由爭取平等的人是不會煩悶的。他只爲同類的遭際而憤慨悲哀；憤怒的是古今歷史的前途如此彰明，何必兜個大彎，熬幾千萬生靈，結果還得走上這條自由與平等，革命與改造並重的路；悲哀的是唯恐這進入原子能時代的世界不肯待這個古老的中國！這份悲憤，是有力的靈感與勇氣，本著堅定的信念，他們將永遠爲自由平等及大衆利益奮鬥下去！

(轉載一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書評

介紹那扶臘教授的東西文化觀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馮恩榮

去年耶魯大學哲學教授那扶臘 P. F. S. C. Northrop 在美國 Macmillan 書店印行了他的一東西文化的會合——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以後，在美國的報章和雜誌上，有著許多篇批評那扶臘文字。依我所知，一般的論者對那扶臘的新著，大致都表示歡迎，並且有謂那扶臘的著作可以說是美國許多年以來，關於文化哲學一本最新和代表的作品。本文也是從那扶臘的新著，來分析他的東西文化觀的。

那扶臘在書裏所研究的範圍，至為廣闊。他不獨對現代歐美的政治，經濟，科學，哲學，宗教，藝術和文化的其他方面，都有具體的瞭解，就是關於東方文化裏好幾個根本的問題，因了研究的性質，也要和提議論，做過一番比較和批評的工夫。在書的序文裡他也說道：同為書裏所檢討的問題，根本就是哲學的，所以這可以說是「種文化的哲學」；又因為書的出發點，是根據了許多事實和觀察，採用了一種有系統的敘述，所以也不妨說是一種科學的哲學。這就見得那扶臘的淵博，思想的縝密。

那扶臘主要的任務，是要研究關於所謂文化的調劑問題。他的對象，是要尋求一個較新的文化的出路或理想。這一來他是要把東西文化裏主要的成份或特質，來做一個扼要的比較分析，而達到一個綜合的概念或假定，當為他的東西文化理論的基礎。他以為東西文化許多的假設有了一定的差別，也許就是因為東西文化的理想，有過很大的差別的緣故。文化理想上不同的看法；依那扶臘的意見，許有兩種：第一是站在同一的事物上而觀察或注意點却不是同一的；第二是站在同一的事物上，而大家的見地，却是互有出入，互相背馳的。所以往往在同一的事物上，東方人的說法是如此，西方人的說法是如彼，而究其竟則彼此各有其理想的根據。從這些文化的理想上面，我們便又可以看出任個文化的特質。東方文化的特質是什麼？西方文化的特質又是什麼？那扶臘的回答是：前者是著重於事物的眼前的和審美的成份，是一種直覺的看法。後者則是著重於事物的意義和理論方面，是一種科學的看法。仔細觀察既不

相同，則其結論也就不會相同。主張調劑或溝通東西文化的人，其主要的任務，便是要指出兩者的差別，及其所以差別的歷史的原因，在一個對照的條件之下，使這兩個系統不同的文化，得放棄其獨尊或門戶的成見，大家重新認識其所以相反也是相成的處所，認識其本身的價值，以致發生和諧。

這是從東西文化的比較上說的。說到西方文化本身的真確的衝突和矛盾的現象，那扶臘也以為只要充分明瞭其所以衝突與矛盾的因，也不難採取解決東西文化的方針。去調劑西方文化本身本身的矛盾與衝突。這一點：那扶臘以為是從事研究文化問題時，一個頗極意的和技巧的事實。

然而我們以為那扶臘在書裏所遭遇的許多複雜的難題，也許不是像他想像的那麼容易。大家都知道文化不是一間房子，窗子破壞了，可以把窗拆掉，另換上別一個，却與房子絕對沒有影響。文化是有體的結構和系統。所以文化要是一方面受了牽動，則其他方面也要受到波動。東西文化——元的結合，調劑或

折衷的論調，正如有些文化學者已經指出，是難以自完其說的。

關於這一層，那扶臘似乎未曾不認真。在書的第十三頁，他以為文化並非各小部份的結合。他是有他的系統。每一部份的活動，自然會影響到別一個的活動。他是互相牽動，互生作用，而且，從他的發展而言，他不受任何一部份——好像經濟或思想——所支配的。可是那扶臘又接着說，思想的衝突，是現代國際間彼此衝突的主要原因。因此之故，他不得不以思想的調劑，來做他的東西文化觀的骨幹或重心。這許是那扶臘思想上的一個矛盾。假如我的認識不錯，他正和素羅金 (P. A. Sokolov) 一派，的唯心社會思想或文化哲學，同是以邏輯和思想的調劑，為文化的調劑的無上的法則。又好像許多年前羅素與杜威的東西文化——元論，(即東方人——特別是中國文化——是偏重倫理，西洋却著重科學)，恐怕是同樣發生困難。

從邏輯與意義上來分析文化，是那扶臘在書裏一貫的政策。這是一貫的政策，可以隨便在他的敘述找出來。為了解

精神上的便利，試定那氏關於西洋的經濟思想的衝突，特別如資本主義，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那兩者思想的衝突，拿來做我們的一個例子看看，便可以大致明瞭那氏所主張的調和的根本辦法了。

要明白西洋現代資本主義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兩個思想的衝突，誠如那氏所說，我們也得明白這中大思潮的歷史的因素。他把英美的經濟思想的發展，分作許多個時期，就是從英國以利沙伯皇朝以來的重商主義起，中間所受到法國十八世紀重農學派的影响，以至亞當斯密在一原富一衷主張的放任主義！一直到十九世紀一班的功利派的思想的影响。英美的資本主義，至少在這樣的歷史過程，根深蒂固地發展着。英美的經濟思想的長處，那氏以為是他們把個人的經濟活動和價值，都歸納到慾望的滿足上面。這一來便使經濟學得越趨越趨，成爲一種普遍的和獨立的科學。換句話說，就是，是具有審美的長處。至於英美的經濟思想的缺點，那氏則以為並沒有像馬克思派的經濟理論那樣厚和活潑。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據說是襲了歐洲十九世紀思想的大成；是通過了德國古典派的哲學，英國古典派的經濟思想，和法國的革命思想而來的。馬克思在西洋社會思想史的貢獻，是在他指示了一條正當的文化路徑。他是認定了一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其他方面的演變，都是由一種思想或哲學推論而來，就是具了像那氏所謂的理想條件的。馬

克思主義根本的錯誤和缺陷，依那氏的意見，却是他硬要把黑格爾的文化哲學，與斐爾巴 (Feuerbach) 的唯物論，做成馬克思自己所謂唯物辯證法，免強地去解釋市場的整個系統，以爲正反合的邏輯，便是歷史上，以至自然的演變上必然的法則。而其實在社會的發展和自然的律例中，並沒有如正反合的演變那麼呆板。其次，馬克思又從他的唯物史觀的立場，把英國知名的經濟學者李加道 (Ricardo) 的勞工理論，強強地混爲一起，把經濟的意義和價值，只等於勞力或物質生產的價值。這就犯了片面或偏見的毛病。這樣看來，英美的資本主義，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儘管各有他們的專長，可是同樣沒有充份的科學的根據。然則調和的調整方式，自那氏言之，豈不就是回到現代的正確的科學觀念嗎？換言之，豈不就是要回到如那氏所主張的，所謂審美的和理論的兩個原則的組合的一個文化理想不可嗎？

我在讀那氏的著作的時候，處處感覺到那氏一面要客觀的來分析文化，一面却是要主觀的建立一个文化的理想，指出東西文化的發展，正和他文化的理想差得遠。則那氏所謂客觀的研究，恐怕還是他的主觀的推測了。從文化本身看去，並沒有所謂成份或種類的不同，却只有程度的差別。東方文化固自有其審美和理論的成份，正如西方文

化也自有其審美或理論的成份。這些的成份當然不會盡美盡善，可是在相對的條件之下，在現代實際生活的要求之下，東西文化，以至英美的資本主義，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孰優孰劣那問題，是要清楚的說明和解答的。我以為那氏拿來作估量東西文化的標準，那個文化

理想的標準，是不大妥當的，何況思想的調整既只是文化許多方面的一面。然而平心靜氣來，那氏在書裏所提出的一個文化理論，却是別開一面，我以為是留心東西文化問題所不可少的讀物。至於其理論妥當與否，是其餘事。

投稿簡章

- 一、本刊係綜合性質，舉凡國際，政治，經濟，文藝，自然科學及其他有關現代文化之各種論著譯文，均所歡迎。
- 二、來稿以不拘立場，切中時弊，啓迪知識，富有建設性者爲宜。來稿請勿逾五千字。
- 三、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加以標點並標明字數。譯稿請附寄原文或詳細註明原文出處。
- 四、稿件一經採用，除奉贈登載該稿之本刊一冊外，並奉致謝酬。
- 五、詩歌，短評及特別稿件，按篇另計。凡已在他處發表之稿件，恕不致酬。
- 五、來稿請附真實姓名，遺通地址並加蓋印，以便致酬；筆名聽便。
- 六、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七、來稿非經特別聲明並附足郵票者，概不退還。
- 八、來稿請寄「北平東四禮士胡同七十二號甲」本社。

本。面世 國治聯國國觀對蘇角形 這實進開教量教性會與用
主亞倒界 來配又都有究其於聯，勢 樣中步來育一育。；社的
插的的鏡 和給如成些竟今希如美一林才求，一，，高話會問目
的的形平先 它，何了緣是日職何國、煥能理我，不所日名雖相題前
危國勢一生 質公反美份依爭上，要如是不想們我僅以的亂不配，中
機家，裏在 易佈攻國，靠取耳把何分先同，要們是我是先錯合有國
；，實說一。新呢的却大的其這推析生流這在要一們提生，，人的
而應一。戰 糴？裏也座中亂個行天的合球不在禍語醒的但服主教
在後世戰後 價它中不的心國計其蘇一，身能既往要我一有務張育
民警界後經 ；，改之能國却雷劃馬兩歐。能令得一一們談其社今的
族覺和經濟 以革物坐家是然粉歐國洲。提人的而切一適極會後隨
化到平濟的 期幣。視，法備碎測的外 高滿經目的知應大，的足
社引的遺演 歐制至西維義心。計勾父 文意驗應知識社的適教一
會進成或變 洲，於歐與。美劇心的 化的中該識是會危瀕育個
化資費一與 各取蘇各美英然國，門新 ；，現求一。力的險此應嚴

是法，常食所之中之
當，教切一能道國，
前不本實中牧，幾然貧
的過非的說效談乎決污
急與教真出。何被不之
務此化理一節容目若事
。有不，個之易為今，
關為所非誠！一日何
的功謂常先亦個中地
；，教簡生決食國無
改齊本單在非國之之
革未齊，一嚴，甚，
幣則未然如利而，何
制在是而此奇驚今時
亦守也非驚洞貧日無

編後記

有，計希一先衆的他確要但 一沒勞變臨四的， 這多的的來是與但據， 的以多過美的
如 劃望，生，管原，王這 相有所力，處厄有 所篇，專意的一事終。這 沒後少兩蘇民
此范和政中在且理因那作是人近泰必某談奔運感與以文是了見不種質於他篇林有，引篇的主
清緒充府提一背負，是，每日，始然來得走一而聽有章否。尤是誘是相很一度什方起文任選
楚道分引由我經，不由過個普鳴早，真到，。作這它其可格否誘惑兩信頑格先麼知一章務少
的先的於幾國過流若於去國在呼，在書什難編此先的針以，絕感，件他意言生兩邊些，。委
頭生準普個人特察美方中家不！亦這？些以者一生重對一的對，而事是相無的樣先誤因錢銀
顯這備在意口殊自國法國不是 幾或書安維德讀要着既一些紙格。無信用見。生會某先上
，在。事見普的和普的人能一 乎的。心持算書了性的時而顯，是言捨用格論解。的，幾生先，
誰求。先，在訓普在不口不伴 一代跟言個是的上 有，性是調拾求，是又是 見了本會能
說學中時 有供訓。員政密在的易 於下着，起文厄一 感但實見，近遠可有是 與這加為成
國代的， 密考商榮數滿及不伴事 坑從苦有的人與街 發先常見先選持頭個的 難又採刊均
前而 的，權德德用其正重， 儒然，什家 的生繁習生帶個意，證多 者章，寫衡

The Modern Knowledge
(Issued Fortnightly)
Vol. 2, No. 6, January 16, 1948.
Head Office: 72A Li-shih Hu-tung,
East City, Peiping, China.
Price: 10,000 (C.N.C.) a copy.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創刊

本期售價每册一萬元

北平東四牌士胡同七十二號甲
電話東局(五)〇九九八

經 發 編
售 行 輯
處 所 入 者

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編 輯 委 員 會
董 正 權

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光平中國文化圖書
社及全國各大書店

途無望，他說他寫這篇文章，「選
良知話國是」，是本著一個國民的
身份，一抒其個人所見的危機，他
希望不被人誤解為「危言聳聽」，別
具陰謀」。我們想不會，除了那些
有偏見的人。但願中國人創造自
己的光榮歷史，而不被歷史註定悲
慘的命運。」

王維明先生在新正元且，給他
的故鄉父老以及兄弟姊妹寫了一封
信，說他們平安，健康，快樂，然
而，他說，他明明是撒謊。這六個
字，在目前的境況中，對我們幾乎
成爲一種諷刺。不過每一個地方都
能努力，則人民的幸福不是沒有希
望的，中國的前途不會沒有光明的
和中國問題合理的解決會促成世
界的和平。

紀德在世界文壇上早已佔着很
重要的地位，此次諾貝爾獎金的獲
得並沒有什麼增加他的光榮。遠在
十餘年前，他的作品已在中國播
了種子，盛澄華先生的「紀德在中
國」裏當然會提到，盛先生是紀德
專家，現在仍常與紀德通信可謂最
能瞭解這位思想複雜而是一貫的
先生替我們寫下他閱讀紀德作品時
的心情的縮影，我們很感謝。

馮恩榮先生的「介紹那扶輪教
投的東西文化觀」，說到那氏「東
西文化的會合」一書的對象，是要
尋求出一個較新的文化的出路或理
想。馮先生一方面承認此書的價值
和重要性，一方面却指出那氏的錯
誤。